

# 武俠世界

追殺令(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二) 馬雲·新著

古代一個組織爲了清除一名內奸，爾虞我詐，弄得雞犬不寧，血鬥連場，武林中人亦爲之震驚不已！赤手空拳的俠客劉郎插手其間，令到事情更加複雜化。

這是“赤手空拳走天涯”第二個故事，內容完全獨立，情節更加緊湊，敬請切勿錯過！



\$2.50

961

## 編後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選刊馬雲先生別創新思後第二個族新作品——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追殺令」，是篇為一部由頭到尾充滿窮追猛打氣氛的刺激小說，內容曲折離奇，情節高深莫測，主角人物身份神秘傳奇，行踪飄忽，個性嫉惡如仇，他在本故事裡渾身解數，拚盡所能，奸臣辟易，元兇授首！保證令你閱後拍掌稱快……

司馬紫烟的「紅粉金剛」與蕭逸之「鶴高飛」今期均告完滿結束，以上二篇故事在壓軸情節裡有

出人意表的驚人發展，幸勿錯過。蕭逸君繼「鶴高飛」後續有新作武俠長篇「殘山俠隱」在下期裡連載刊出，蕭君的作品素以描述細膩精湛見稱，刻劃入微，行文流暢，深受讀者們多年來愛戴，編者保證是篇為他更進一步的最新佳作，敬希垂注。

下期巨型特稿選刊原野游龍傳奇故事「飛燕游龍」，這是武俠名宿伴霞樓主最新之作，故事內容把武林上的恩怨離仇，兒女私情……描述得淋漓盡致，也把湖海中的荊棘險惡揭露無遺，幸勿錯過。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 追殺令（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

他為了一個巡按大人被殺，赤手空拳，走南闖北，渾身是胆，深入虎穴，追查真相……本故事內容曲折，情節迂迴，打鬥激烈，過程緊張，幸勿錯過……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邊城風雲（俠義傳奇故事）◀一▶

天涯淪落人 相逢亦相識……

### 風起雲湧（一月完俠義中篇）◀一▶

人間安樂境 陡忽起風雲……

### 粉骷髏（驚魂六記故事之四）◀二▶

奔雷董千戶 毒龍十一刀……

### 八絕（民間技擊鬥智小說）

神秘蜘蛛網 驚破橫財夢……

### 黑心尤物（司馬洛傳奇故事）◀二▶

暗中放冷槍 殺人以滅口……

### 大地飛鷹（新穎俠情中篇）

欲擒反先縱 搜尋狡兔窟……

### 紅粉金剛（俠義奇情小說）◀續完▶

因責任而死 為正義而生……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 未央劍

竹劍退羣賊 痴情動芳心……伴霞樓主 97

### 鶴高飛◀大結局▶

縱火焚淫窟 快意了恩仇……蕭逸 106

## 武林軼事·湖海珍聞

黑吃黑的武林高手（真人真事）麥海雲 63

鐵橋龍虎鬥（武林軼事）……希華 94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900 半年26期NT.\$ 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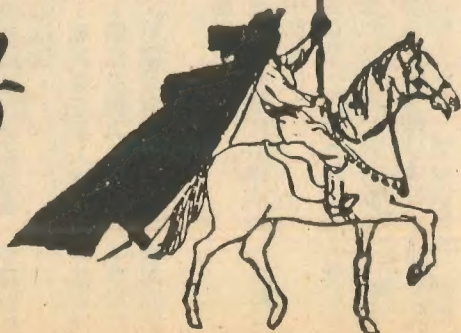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 武俠世界

第96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冷槍狂人 1.80	借屍還魂 2.00
金鏢玉甲 1.80	滴血丹青 2.00
電腦奇劫 1.80	撒旦信徒 2.00
罪惡之城 1.80	挑戰死神 2.00
長壽鑰匙 1.80	洪門豪傑 2.00
獨眼神尼 1.80	太陽電池 2.00
桃色活靶 1.80	蛇蝎春心 2.00
問題人物 1.80	神奇旅程 2.00
換腦刺客 1.80	佛國尋兇 2.00
謀人寺院 1.80	危險人物 2.00
瓦斯夫人 1.80	金字塔頂 2.00
靈符毒咒 1.80	業餘劫匪 2.00
天外飛屍 1.80	天蝎星座 2.00
特務學院 1.80	地獄無門 2.00
罌粟大軍 1.80	嬉皮公社 2.00
銀城飛狐 1.80	怪屋驚魂 2.00
閻王請帖 1.80	飛賊花貓 2.00
御用殺手 1.80	魔鬼火燄 2.00
蓋世太保 1.80	最高機密 2.00
香橙皇后 1.80	殺手傳奇 2.00
超人奇談 1.80	金甲天神 2.00
變形怪物 1.80	半把古劍 2.00
魔鬼笑聲 2.20	挪亞方舟 2.00
死神之箭 2.00	可憎雪人 2.00
玩命的人 2.00	亞當二世 2.00
客串兇手 2.00	清理門戶 2.00
新方程式 2.00	傳心奇術 2.00
風雲變色 2.00	桃花使命 2.00
名流夫人 2.00	追殺密令 2.00
無音奇譚 2.00	大通緝犯 2.00
心狠手辣 2.00	夜驚計劃 2.00
愛情神魔 2.00	特種部隊 2.00
回旋飛刀 2.00	軍火拍賣 2.00
十八羅漢 2.00	海上女神 2.00
毒網擒龍 2.00	蒙娜麗莎 2.00
格殺勿論 2.00	空城夜雨 2.00
皇牌槍手 2.00	吉卜賽人 2.00
幸運鈔票 2.00	騎士銀幣 2.00
翡翠佛像 2.00	恐怖聯盟 2.00
能原之秘 2.00	酋長首級 2.00
試管暴徒 2.00	地獄邊緣 2.00
兩棲蛙人 2.00	心靈間諜 2.00
招財進寶 2.00	劫雲奪雨 2.00
註冊兇手 2.00	萬能血清 2.00
通靈使者 2.00	犯罪代價 2.00
末日天堂 2.00	北京人骨 2.00
女奴市場 2.00	山崩地裂 2.00
黑海禁令 2.00	白令海怪 2.00
化身大盜 2.00	冰河秘境 2.00

# 納粹幽靈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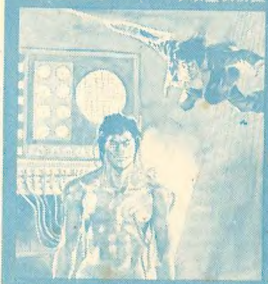
全書144頁定價HK\$2.00

名作家馬雲君之作品早已風行世界各地，其筆下之名著「鐵拐俠盜故事」一直是由「武俠世界」獨家刊登。單行本行銷海內外，至今已先後出版了百餘集。電台、電視台亦紛紛搬上廣播，備受歡迎！

## 人械機半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142頁定價HK\$2.00

# 納粹幽靈·半機械人

馬雲著

出最新  
鐵  
拐  
俠  
盜  
故  
事



環球出版社 印行

新系機構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新報大廈

電話：五一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月黑風高夜

## 追殺殺人犯

月黑風高，室外風聲虎虎，屋內燈光搖蕩，深秋的天氣，尤其是在黑夜中更令人發抖。

三名已經穿上了夜行衣的大漢，束裝待發，他們正站立在一個人的面前，聽從此人的最後訓示。

「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將此人殺死，假如有人阻擋，一律格殺勿論！」那人很權威地發佈命令：「不管他們是公差也好，總之阻止我們這次行動的人，你們便

照殺可也！」

三名殺手應了一聲，倒退幾步，後面便是這大宅的天井。

三條人影在夜色之下迅速消失於屋頂之上。

三個人心裏都明白他們要殺的人是誰，也明知此人囚在獄中。

獄中除了獄卒之外還有公差，這項暗殺任務自不容易，然而這三個兇手全是一流高手。他們也自信可以完成這項使命。

當然，做殺手的怎麼會沒有信心？何況這位「主人」的身份特殊，付出給他們的代價亦十分之高。除此之外，就是那位主人對他們作出的保證。

這種「保證」包括了一切責任與後果，甚至真的殺了公差，也可以保證他們沒有事。

此人到底是誰？為什麼他要殺死一個囚在獄中的人？

三名殺手都沒有追究以上的問題，唯一知道的，就是取得合理的代價，以及效忠於這位主人。那是有代價的效忠！

更鼓响了三遍！

縣衙後面的獄中，警衛森嚴。公差在外面持着燈籠巡邏，獄卒則在裏面把守，任何人要闖進這裏，絕不容易。

然而就在公差剛剛經過的地方，出現了一條人影。

那人影只一閃，轉眼已經不見了。因此即使公差剛由這兒巡過，恐怕也不容易發覺他，因為他的行動是那麼快，而風又那麼大，大得把燈籠吹得左搖右擺，光綫極不穩定。在那種情況下，相信公差們也只以為眼花而已。

那人穿堂入室，如入無人之境。事實上他只是高來高去，已不只是一次地，避過了巡邏的公差，以及各處的守衛。

目的地終於到達了。

那是重犯的囚室。

囚室內外有守衛，室內也有，而且不只一個，總共是四個。

門外兩個，室內兩個。雖然時在深夜

，他們都不敢偷閒小睡。四個人心裏同樣明白，他們現在所看守的犯人的重要性。反而獄中的犯人早已呼呼睡去。

那犯人年僅三十左右。

他叫魯雨，在江湖上有些名氣，武功也不錯，可惜此時此地，已無用武之地。

他是個重要犯人，罪名是殺人。

他殺的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名朝廷裏的大官。

他只是暫時被囚禁在這裏，等待朝廷裏進一步的指示。

據說，朝廷裏正派人南下，對他展開嚴密偵訊，因為有關方面懷疑此事非出於他的自願，可能另有同黨，所以要澈查此事。

他仍在夢中。

就是連他發夢也只怕想不到，竟然有人要到獄中刺殺他。

他睡得很甜，因為他無須擔心他的安全，最少他以為這兒已經安全了。假如他知得太遲，一定無法入睡。

忽然之間，他被一種金屬墮地之聲所驚醒。憑他的經驗，那是一張刀。

這些日子以來，他對刀劍份外敏感，因為在此之前，他用慣了那些東西，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可以用那些利器去殺人，現在却擔心被殺。

殺人者死！他真擔心有一日被斬首，所以對於「刀」，特別敏感。

於是像噩夢一樣，扎醒了。他揉揉惺忪睡眼，彷彿見到一個人闖了進來。

儘管他睡意正濃，但利那間的驚惶却

那邊。

然而他們還未入內，心裏已感不妙。

獄門外面，光綫昏淡，一隻燈籠墮在地上，裏面的燭光已告熄滅。

就憑室內透射出來的光綫，他們可以見到二名倒在地上的獄卒的影子。

二名獄卒不似在睡覺，沒有人這樣橫七豎八的睡在地上。

於是三名殺手急急闖入獄內。

又是兩個獄卒倒在地上。囚籠的門已經打開了。

至此他們知道來遲了一步，而且無須多問，也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就是要問，也不知道應該問誰才好。

× × ×

黑夜的郊區，沒有月色，甚至連星光也沒有，只有蟲聲唧唧。

兩個人影，彷彿原野上奔馳中的梅花鹿，可能比鹿走得更快。

他們在高速奔馳中，仍然氣定神閒地談話。

「朋友，你要帶我到何處去？」問話的是剛被救出來的魯雨。

答話的自然是他出來的人：「我想，我應該讓你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在我未讓你明白那件事之前，你應該先讓我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誰主使你殺死巡按大人顏仲軒的？」

魯雨差些兒完全停止了前進。他喃喃地反問：「你到底是誰？」

## 赤手空拳走天涯傳奇故事

文圖  
雲令  
馬盧

## 追殺令



足以令到他的頭腦變得清醒過來，他肯定那個人不是這兒的獄卒，亦非公差。

此人身手不凡，將一名獄卒擊倒了，另一名則早已躺在一旁。

剛才的聲浪就是那獄卒的佩刀墮地所造成的。

那人急急衝至牢門之前，輕巧地將牢門的鐵鎖開啓，扣住魯雨雙足的鐵鍊，也在他的手中折斷。

他簡潔地對魯雨道：「快逃命吧！有人要來此將你殺死！」

魯雨是湖海中人，一看已知此人大有來頭，一邊跟他闖出去，一邊問道：「朋友，請留芳名！」

那人不在乎地說：「不必囉嗦了，逃命要緊，三名兇手就快要……」

話猶未完，那邊已經傳來人聲與兵器交加之聲。

那人立即低聲對魯雨說道：「快些跟我由這兒走！他們來得真快！」

魯雨只好聽從吩咐。他雖然不知此人是誰，最少也知道他是來救自己的。單單是這點已經值得信賴了。

× × ×

三名殺手的劍還未出手，一隊為數六名的衙差已倒下了三個，當三名殺手的劍一出鞘，另三名衙差已經血洒當場，人也死去。

就憑這三名殺手的武功，就是再多六名衙差，相信亦非其敵手。但他們不想浪費時間，所以三把劍也迫住一齊揮動了起來。

現在他們走向了最後目的地——牢獄

「呆子。就叫我呆子好了。」  
「別開玩笑，你是受誰人主使的？」  
「至今為止，還沒有什麼人可以主使我。」  
「你為什麼救我？」  
「因為我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  
「但你救了我，顯然也有目的。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  
「我的目的本來只爲了救你，但現在却想知道你何故殺死巡按大人。」  
「這也算是交換條件之一？」  
「不！你可以不說，但剛才那三名殺手的身手，你也見過了。你最好能多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在獄中殺你？你殺死朝廷官員，難逃一死，但仍然有人嫌你死得太遲，這是什麼道理？」

「嗯——」魯雨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早就放慢了，這一次却差些兒停止前進。救他的人也放緩步伐，與他併肩兒走着。  
魯雨說道：「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意思。」  
「人家叫我呆子，我也覺得自己够呆，想不到你比我更甚。」  
「你的意思可是，有人擔心我說出幕後主使的人是誰？」  
「不錯。正是如此！」

「我姓魯的，在江湖上已闖蕩了不少日子，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我怎麼會那樣不顧道義？」  
「那麼，我似乎浪費氣力了！」  
「你說什麼？」  
「我花費了整晚工夫，只能爲你續命

魯雨正在忖測他們走上那一條路，他們却停止在兩者之間等待。  
魯雨不能停下來，也不敢多說話，他擔心自己會說多錯多。

假如他停止前進，也容易引起一番質問，同樣危險。  
唯一的方法只有繼續走，無論走上那一條路都好。  
忽然有人叫住他：「停步！」  
魯雨一陣驚愕：「什麼事？」  
「你要趕路麼？」爲首一人問。  
「是的。」魯雨反問他道：「有什麼事？」

「我想知道你要到何處去！」那人問道。  
「金沙鎮。」魯雨只能順口回答了。  
他只知道金沙鎮就在附近，却不知道實在應該走那條路才對。

豈料對方却是一陣冷笑：「好一個魯雨，你終於露出馬腳了！」  
「你們攪錯了，我不是什麼魯雨。」  
魯雨明白到眼前的形勢，以一對三，在平時他還勉強可應付得來，但現在就不能。別說以一對三，即使以一對一，只怕魯雨還是無能爲力。

牢獄，不但令人失去了自由，還可以令到一個人意志變得懦弱，身體的機能退化。  
武功是須要不斷磨練的，魯雨的身手儘管不弱，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囚禁之後，也開始變得軟弱。

魯雨面對三名強敵，不但失去了勇氣，也失掉了信心。

幾個時辰，似乎有點不值！」

「你放心，我離開牢獄之後，便沒有人能够殺我了。」  
「問題是你不相信我的話，遲早總會送上門去被他們殺死——」自稱「呆子」的人說到這裏，突然又頓住了！  
魯雨從他的語氣中可以察覺得到事有蹊蹺！

他立刻摸摸背上插着的刀。  
刀是他逃離獄中時，順手由地上檢獲的。那是獄卒的刀。  
然而救他出來的人却手無寸鐵。  
「呆子」又怔怔地說：「我看你也無須自行送上門去！」  
「是否他們已經追上了我們？」魯雨自問功力還追不上那「呆子」，否則他應該聽得到一些對方的動靜。

「我會盡我力量阻止他們，你可以趁機逃命，剛才那一番忠告，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珍惜你的生命吧！朋友。」  
那「呆子」突然站住了腳，回轉身來，屹立不動。

魯雨十分驚奇，他很想知道那人是誰，但對方却「施恩莫望報」，連姓名也不讓他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魯雨迫於形勢，也無暇追問，他儘管拚命地往前飛奔。  
大道上有三條人影疾馳而來。  
儘管星月無光，人影仍然依稀不辨。

那「呆子」呆立道中，顯然是存心跟這三個人過不去。  
那三個人剛才離遠還可以見到有兩個人影，他們想像到其中有一個可能是魯雨

對方三人立刻又對他展開了包圍之攻勢。  
魯雨更靈也明白對方所謂「露出馬腳」是什麼意思。

他心裏也明白：金沙鎮一定不是由這一條路走，所以對方才有此一說。可惜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到如何爲自己申辯。  
即使想得到，只怕對方也不會讓他說下去，三把劍，儘管在黑夜之中亦覺寒光閃閃。  
魯雨被迫採取行動。  
三劍一刀就在此黑夜之中展開廝殺。

魯雨能够有資格被人收買作刺客，武功自有相當根底，儘管牢獄生涯令他感到退化，也可以應付一陣。  
但是，形勢對他非常不利，却是顯而易見。  
三劍輪迴進攻，單刀處於下風，眼看

不敵，魯雨就要死於亂劍之下。  
突然之間，大道之上，又多了一個人影。  
此人不但來得突然，身手之敏捷，更加令人驚奇不已。

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處閃出，也沒有人留心到他手上所持的是何種武器。  
苦鬥中的四個人只聽到一陣「沙沙」作响的古怪聲浪，彷彿有一棵小樹自四個人打鬥的場地下面突然生長起來。  
刀劍所砍着的，盡是樹葉和小枝。

剎那間，一棵像人那麼高的小樹，被削光了枝葉，只留下一枝光禿禿的樹身。  
樹幹也有手臂一般粗大。  
樹幹在動——在一個人的雙手之上揮

，因此才匆忙趕來。

「你是誰？」三個人之中，爲首一人問道。  
「呆子」一言不發，直朝三人狂衝過去。

三名殺手均非善類，但在此情形底下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因爲對方既不打話，亦未見拔出刀劍來。  
三人只感到一陣狂風乍起，紛紛拔劍，可惜那人影轉眼之間已消失於道旁樹林之中。

三名殺手有如見鬼似的，呆了一陣。  
胆子較大的一个說道：「快追！」  
但頭腦冷靜的一个却說：「小心，不要上當！裏面可能有埋伏！」  
餘下一個說道：「往前進吧！魯雨可能不致逃得太遠！」  
於是三名殺手，提劍直奔向前。

魯雨有如驚弓之鳥！他一直往前飛奔，一刻也不敢停留。  
雖然此際腦海中，有太多的問題困擾住他，但他無暇去想。  
後面有人追來，這三個人肯定對他不利。

他拚命的逃，盡可能將腳步加速，甚至幻想到希望自已長出一雙翅膀來。  
但是，可惜他有些力不從心。  
一因時在黑夜，二因肚子感到飢餓，三因這一段日子以來在獄中囚禁得令他雙足發軟。所以他越是想快，反而覺得慢。  
他已聽到後面有人追來。  
他回頭張望，黑夜之中還可以隱約見

動，而且快得出奇。  
三名持劍的大漢先後被擊倒，魯雨則乘住混亂中逃去。

一幢堡壘式的大宅，豎立在一處小山丘之上，那是金家堡。  
金家堡自然是屬於姓金那家人的。  
金家堡距離金沙鎮不遠，只有幾里路。然而金沙鎮却是一處墟場，四鄉村民可以按照墟期來此購物。

「墟期」有分雙單日的，亦有分「一，四，七」，「二，五，八」或者「三，六，九」的。  
即使不是「墟期」，也常常有鄉民到鎮上購物。  
但是，金家堡却不可以隨便闖入！否則一定會有麻煩。

附近四鄉村民，有時非取道經此不可，也得遠遠繞道而行。  
他們不想惹麻煩。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有財亦有勢，沒有人敢來惹他，即使是地方官。  
堡外四周，不分晝夜，經常都有人巡邏。

即將是五更天時份，堡外突然來了三條人影。  
很快就有人追上去。但這些人沒有阻止他們，因爲那三個人受傷了。  
負責巡邏的人之中，甚至有人陪伴這三個人一齊進入堡內。  
堡主金毛虎沒有睡，他正在焦急地等待。  
這時他聞訊出了大廳，見狀十分生

到後面三個人影。

他想驟起來，無奈這段路太過單直，他能够見到對方，對方自然更可以見到他之所在。同時，隣近亦無處可躲。  
轉眼之間，對方三人已衝到了跟前，兩個人過了他的頭，一個殿後，在大道上將他包圍。

魯雨不敢先動手，因爲衆寡懸殊之勢已成，他吃虧定了。  
他只能在黑暗中問道：「你們是那方面的朋友？」  
「廢話少說，你可見魯雨？」其中一人反問。  
「不！你們找錯人了！」魯雨道：「在下姓丁，正要趕路！」  
三人半信半疑。

魯雨只能暗中提防，仍然不敢動手。三人聚在一起，耳語一番，然後往前走。  
看來他們已相信魯雨的謊言，所以撤下他不再理會。

魯雨悄悄舒了一口氣！乘機尾隨其後，不敢越過他們。  
三名殺手走得不快，最少已不像剛才那麼快。  
魯雨不敢迫得太近，也不敢停步，只怕引起對方的疑心。  
他恨不得前面快些出現一條岔路，那麼，三名大漢走向東，他就走向西。只有這樣才可以順理成章的避開他們。

前面不遠之處，果然出現了一條岔路。  
三名帶劍的大漢已到了岔路路口，

氣：「你們太不濟事了，這成什麼話？」  
三名大漢中，爲首的一个道：「堡主，並非我們沒有用，只是此事說來話長。當我們去到衙門時，魯雨已越獄而去！」  
「什麼？」金毛虎不大相信地說：「他越獄？」  
「是的……」三名大漢於是七咀八舌的，說出了經過。

唯一改過的，就是掩飾了他們三個人的低能與技不如人。  
「嗯！他顯然是有人協助。」金毛虎道。  
「是的，可能有人蓄意劫獄。」其中一名大漢道。

金毛虎面色一沉：「那究竟是誰走漏了風聲？」  
三名大漢你望我眼，無人敢作聲。  
這三名殺手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叫霍文達，四十左右。  
年紀最輕一個，是二十餘歲的徐勇。

還有一個三十餘歲的阮昌順。  
他們都身受輕傷，所以無法把遇襲的一段事實抹煞。  
「我臨出發之前，才知道此行的任務。」徐勇說道，「所以決不會是我走漏風聲。」  
「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霍文達反問金毛虎：「請問堡主還有沒有對別人提及？」

「沒有。」金毛虎斬釘截鐵的說：「絕對沒有！」  
阮昌順道：「會不會是事有湊巧？」  
金毛虎喃喃地說：「希望只是事有湊巧。」





錯了，他是我的人，你走吧！」

「你說什麼？」

「我要將他殺死，我們不能為官府辦事。你可明白？」

「我不明白！」

「那管你明白不明白，這個人都是我的，你快給我滾！」

「你這傢伙真的不知好歹，剛才還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又反悔？」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了起來，魯雨和他的替身乘機溜去。

但他們走不上幾步，又被另外兩個人截住去路：「誰是魯雨，給我們站住。」

魯雨不作聲，他的替身道：「是那一方面你的朋友，快點給我讓開，否則休怪無情！」

「好大的口氣！」說話的人正是金家堡的殺手任大魁。

另一名殺氣騰騰的殺手胡桐不耐煩地說：「少跟他講廢話，動手吧！我們殺多一個和殺少一個並無大分別！」

話猶未完，兩劍齊齊殺上，魯雨和他的替身被迫應戰。

那一邊，滿面鬍子的大漢與人正吵得面紅耳熱之際，見狀也跑了過來。

那個年青人是為了官府的賞格而來，大鬍子却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他叫郝天雄。熟悉他的人只叫他「大鬍子」。

當時任大魁與胡桐見了他也揚聲叫道：「大鬍子，快過來幫手！」

郝天雄卻像開玩笑似的說：「他媽的，一百兩三個人如何分得勻？」

他回頭又對身邊的年青人道：「看見

了嗎？他們與老子也是同道中人，你想繼續為官府辦事還是加入我們？」

郝天雄還得不到對方的答覆，後面又有聲音傳來：「志興，別聽那大鬍子胡扯，大哥來了。」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劍客，像一陣輕風似的，飄至二人跟前。

郝天雄呆了一呆：「你也是為官府辦事的人？」

來人道：「不！我們並非官府的人，但官府要活捉逃犯，我們盡點力罷了。」

此人叫何向隆，是剛才那年青人何志興的兄長。

郝天雄道：「殺了他豈不乾脆，何必費雙倍的氣力呢？」

「生擒活捉才可以見到真本領，你們沒有種，滾開吧！」何向隆道。

何志興與有人壯胆，立即拔劍，加入戰鬥。

任大魁與胡桐二人正和魯雨他們殺得難解難分之際，何氏兄弟一插手，均勢頓失！何況還有個大鬍子郝天雄在旁虎視眈眈。

魯雨的替身，一聲暗號，二人立即跳出包圍圈以外。

兩幫人本來就各懷鬼胎，意見無法統一，一幫要殺，一幫要捉。所以當大家一齊動手時，何氏兄弟也表現得處處「維護」住魯雨和他的替身，以免他們被殺。

魯雨和他的替身，也就是利用這種矛盾，闖出了重圍。

兩幫人心有不甘，腳尾追去！

魯雨當初還十分懷疑他替身的企圖，

但現在他絕對相信這個人，最少他絕不希望他落入官府之手，也不想他被殺。

那替身還一邊逃，一邊對魯雨道：「等會兒我們逃向樹林裏面去，然後朝不同的方向跑，你朝東，我朝西。」

魯雨在急急奔逃中「嗯」的答覆了一聲，腳步加速，闖進了樹林中去。

「大家小心聽着！」大鬍子郝天雄忽然呱呱大叫道：「我們暫時不要分散我，先把人抓下來，彼此再憑利害分道理好不好？」

何向隆立刻作出反應：「一言為定！快些分頭包抄！」

魯雨和他的替身這時已經分成兩路，朝不同的方向飛奔。

何氏兄弟二人竄向東，金家堡三名殺手則奔向西。他們都不知道誰是真正的魯雨，只賭賭自己的運氣而已。

樹林中，兩路人馬正分別朝不同目標追殺之際，突然之間却出現了數個同一模樣的人——他們的打扮完全與魯雨一樣：青衫，竹帽，帽舌垂得極低，掩蓋了上半截面。

那些人有如鬼魂一樣出現，令到追蹤的人都大感驚愕。

那些青衫客只以背部示人，他們分別朝不同的方向逃走，目的顯然是要亂追蹤者的耳目，令他們無所適從。

果然，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都弄得頭昏眼花。

剎那間，他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目標太多，追蹤者只得五個人而已。

胡桐道：「你說過讓我走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的確說過，如果你說出誰主使你來殺我，我就放你一條生路，但是，你沒有說，是我自己猜測的。」

「但你猜中。」

「金毛虎為什麼要殺我？」

「我不知道，但一百兩黃金的賞格，的確由他訂出來。」

「除了你之外，還有多少人受到這賞格的引誘？」

「我不知道，相信最少也有二三十人，他們都與我一樣，在金家堡作客，身為殺手！」胡桐剛說到這裏，他還沒有說下去，已聽到一聲吆喝，一條人影自樹林中衝出。

同一式的打扮，同樣的鋼刀，但武功比起眼前三名替身還高。

胡桐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血洒叢林，臥屍於草地之上。

「快走，魯雨在西北方，我們快趕去保護他！」那突然殺出的人命令着說。

寬家狹路逢 見面不相識

連魯雨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利那之間會出現這許多替身？

有人將他自獄中救了出來，又有人千方百計要保護自己，然而這個人——幕後的人為什麼還不露面，在他的想像中，這個人最少也要召見他才是。

魯雨實在想不通。

他出獄之後只不過短短一段時間，實

五個人如果分成五路去追，那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對方的佈局，分明有備而來；除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之外，還要以眾欺寡。

然而這五個人竟然信心十足，自命不凡，就此分五路人馬去追。

但是青衫客却不只五個，足足超過了十個以上。他們分別朝十多個不同的方向逃走；甚至有人回頭走，總之四方八面，各不相同。

因此，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只可以追蹤其中五個。

這五個可能全是替身，那時他們自然是極費心機。

即使五個之中有一個是真的，只怕他們亦非魯雨的敵手。

儘管如此，他們並未考慮得那麼詳盡，因為時間上不許可他們慢慢的去討論了。只要他們再慢了少許，對方便會失去了踪跡。

樹林中展開一場捉迷藏式的追蹤，五名殺手分別從五個不同的方向追去。

然而他們要找的只是一個人。知真正的魯雨只有一個。

但要從十多個同一打扮的人之中，找出一個真正的魯雨，確非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人知道那一個是真的，否則，所有的人早已集中在一起，只追蹤其中一人了。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樹林之中剎那間多了十個同一打扮的替身，令到各人為之

眼花繚亂；加上先前那二個一真一假的，總共便是十二個之多。這也難怪各人根本就分不出真與假。

他們只選擇其中五個，而且還是匆匆忙忙去選擇的，因為對方正在急急奔逃，他們根本亦無從細認，就去展開行動。

胡桐追上了其中一個。

在金家堡一班殺手之中，胡桐的武功只屬平平而已，但是在他的急急追趕之下，那人已經顯得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不知那是真正的魯雨還是替身。總之他的腳步已開始放慢下來。

胡桐十分高興，因為他是金家堡的殺手，只要他能殺死對方，他就有機會獲得金毛虎那一百兩黃金的賞格。當然，他殺的人一定要是真的魯雨那才可以。

可惜胡桐的高興只是短暫的。

他還沒有喝停那個人，附近已出現了另外二個同一打扮的人。

三個人之中可能有一個是真的魯雨，也可能三個同屬替身。

三個人同時出現，看來絕非偶然的事。不久之前胡桐明明白白看見他們每一個人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走，怎麼會忽然之間三個聚在一起呢？

胡桐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對方三人已將他團團包圍住。

那三個人擺開了陣勢，其中一人冷冷地問：「你想活命麼？那麼，快說真話吧，誰派你來追殺魯雨的？說啊。」

胡桐毫不示弱地說：「我敢單獨追殺而來，又怎麼會怕你，不過，你想知道是誰派我來的，也不是一件難事。你先告訴

我，誰是魯雨？」

其中一人首先回答：「我是魯雨。」

胡桐剛望向那人，其他二人同時作出了反應：「我也是。」

胡桐冷然一笑，道：「你們三個人都是魯雨，究竟誰真誰假？」

「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真的，也可以說沒有那個是假的。」為首一人道。

胡桐道：「你們既無誠意，那就不怪我不客氣了。」

三把刀一齊揮動，胡桐單劍迎敵，以他的武功造詣，實感吃力。

三個人之中，為首一個人功力深厚，三招兩式，已迫得胡桐喘不過氣來；其他二人見狀，也懶得動手，退過一旁，採監視之勢。

胡桐不敵，虛發兩招，想逃，但被其二人攔住去路。

「想逃也可以，但必須交代清楚，」為首一人道：「是誰派你來追殺我的？」

胡桐一怔：「老兄果真是魯雨？」

他只能看見那人半截面，那人輕輕一笑，點點頭。

胡桐半信半疑：「你如果真的是魯雨，算我倒霉吧。」

「為什麼？」

「因為你這條性命，值一百兩黃金，我正是為此而來。」

「我還以為值一千兩白銀。」

「那是官府的賞格，我却是——」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派你來的，我可猜對了沒有？」那人說了之後，一陣格格大笑；其他二人也在旁笑了。











被人推開的聲音。

魯雨心知不妙，可惜他已來不及撤退，一條人影已搶到了跟前。

那刀光，那人影，全是魯雨所熟悉的靈活身手。

魯雨除了挺刀反抗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杜若梅也由房內衝出，以為有刺客；但當她發覺那是魯雨時，立即連聲叫住雙方住手。

然而老婦正殺得性起，根本沒有理會杜若梅的勸告。

正當二人刀來刀往之時，那邊突如其來地有人吆喝一聲。

眼前這三個人，都心裏有數，知道這間屋暫時沒有第四個人居住，所以當此人出現時，各人無不驚愕。

「顏夫人，請住手！」一個男人正由走廊那邊走過來。

老婦在盛怒之下，竟然呆住了一陣。

對方是個女人，魯雨見人家停止進攻，他又怎敢再動手？

一個身形逐漸接近他們，三個人的反應各有不同。

老婦被人稱作「顏夫人」，既驚且奇！因為她在這兒的身份，照計沒有人知道的；但對方似乎早已洞悉。

「杜若梅」本來就是不想殺魯雨，只是她無法勸止老婦。現在難得有人令她住了手；但對方又是何方神聖？

至於魯雨本人，他在這一剎那間，却感到渾身發抖。

他並不相信鬼話，然而眼前的事根本

就不可能發生。

原來他已認出了那個熟悉的身形，他正是劉郎。

劉郎早已溺斃河中，他怎麼還有可能生存呢？

魯雨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幾乎得立即背轉身就走。

但是，劉郎並無惡意，而且轉眼之間，已到了三人的面前。

老婦不禁問道：「你是誰？」

劉郎輕輕一笑：「我是誰似乎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你是誰！」

魯雨却情不自禁地，喃喃地問：「你……你怎麼還未死？」

「你很想我死麼？」劉郎笑道：「其實我死了對你並無好處。老實說，如果沒有我劉郎，怕你至今為止，最少也死了兩三次！」

「哦！原來你就是江湖上的流浪漢！」老婦冷然一笑，「怪不得你這麼愛管閒事！」

劉郎道：「劉郎豈敢管到顏夫人的頭上來？只不過想講句公道話而已！」

老婦道：「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劉郎道，「當日若非你固執，顏夫人也不必被人刺殺；就以你這副身手，已足夠保護大人的安全。」

老婦雖然長嘆一聲：「是的，我怕跋涉，沒有跟他出巡，否則這小子想動手，怕也沒有這麼容易。嘿！」

魯雨不必再聽下去，也知道這是已故巡按大人顏仲軒的妻子，並不是什麼「三婆」。

剛才魯雨又偷聽到那少女叫她「母親」，那麼，她亦非「杜若梅」，而是顏仲軒的女兒。

魯雨所以認錯了人，只因為古代大家閨秀會見客人時，總是羞人答答的，垂首揚巾半遮面，要看清楚廬山面目，就會失諸交臂。除非彼此是一對情人，那又不同。

然則，她為什麼要冒充「杜若梅」？這也完全由於這兒是杜家的緣故；假如她們坦然說出她們並非杜家的人，人家一定會問她們何故會住在這裏。

杜若梅和她的家人究竟又去了那裏？杜海是否也死了。至此魯雨亦心存懷疑，最少他不相信那少女的話。

那少女——顏仲軒的女兒曾對魯雨說過，杜海死了。

劉郎也知道這局面非常尷尬，他對三人道：「看來你們雙方都應該好好的坐下來談談，因為就我所知，你們正四面受敵！任何一方面倒下去，都沒有好處！」

老婦——顏夫人道：「他是我殺夫仇人，我豈能將他放過？」

劉郎道：「他只是動手的人，却並非真正要殺你丈夫的事。換句話說，他只是被人收買，另外還有幕後人。」

顏夫人問劉郎道：「你可知道幕後人是誰？」

「當初我也不知道，但現在總算知道了一些。」劉郎望住呆如木鷄的魯雨：「收買你的人，可是杜海？」

「正是他！」魯雨但願劉郎不怪責自己，因為他實在敬畏這個人。他又說，「可惜，我來遲一步，給他逃走了！」

劉郎低語道：「冷靜點！現在我們先悄悄離開這間房，然後再去會合顏夫人和她的女兒。」

魯雨道：「為什麼找他們，我們悄悄離去就是。」

劉郎道：「你要找杜海，她們也要找杜海，你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人多好做事，你怎麼可以丟下她們不顧？再說，她們是巡按大人的家眷，假如你存心改過，正好有所表現！」

魯雨不敢再作聲，緊隨劉郎悄悄離開了那間客房。

二人摸黑來到後堂，發覺母女二人所住的那間房內的燈光已告熄滅了。

魯雨對劉郎道：「我先到屋後看看是否有路可逃。」

劉郎警告他：「你想活得耐久一些，就切勿獨自離去！」

「放心吧！沒有你，我決不會走！」魯雨走向了後門。

劉郎單獨向母女二人的房門，用指節輕輕叩門。

他全神貫注傾聽着房間裏的動靜，假如房內仍無動靜的話，亦即表示母女二人熟睡未醒，他便會加重一點氣力，將門板再敲響一些。

但是，就在他全神注意房內之際，却一時疏忽了來自背後的威脅。

一把涼冰冰的劍鋒，架在劉郎的頸項之上。

劉郎不敢動，他知道這種事情的後果會怎樣；假如他要逞強，無論如何也遲了一些。勉強反抗，他的頭顱就會離開他的

顏夫人道：「我們也查得杜海是主謀，可惜也來遲半步，所以只好在這裏等。想不到，總算沒有白等！」

她用凌厲的目光盯魯雨，儘管光綫不太強——僅僅是房間一窗透射出來的燈光，但亦足以令到魯雨感到畏懼。

他不知道劉郎是否還生氣；如果換轉是他的話，他當然生氣。

劉郎又說道：「杜海未死，我們一定要設法找到他。也許杜海仍然不是最重要的主謀人；真正的幕後主謀可能另有其人，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找到他！」

顏夫人和她的女兒如玉也同意了劉郎的見解。只有魯雨不作聲。

他當然不好意思，他雖然是一個核心人物，但現在他面對的人之中，一個是救過他的恩人，但他却恩將仇報。

另外二個都是他刺殺的人的家眷。他實在問心有愧。

他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默默無言。

劉郎對他們三人說：「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還是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作商議吧！」

於是顏夫人和她的女兒顏如玉折返房中；劉郎則陪伴住魯雨，走向前面客房那邊。

魯雨一邊走一邊不好意思地說：「是我不好，我不想讓你知道得太多！」

劉郎道：「我早已看出你的陰謀詭計。河水很靜，水面有如一面鏡子，所以我可以清楚見到你下手從後面擊我；我只是佯作暈倒，吸一口氣倒進水中去。你走後我才上來。你本不應該留下那匹馬兒，假

頸項！

一種軟柔的聲音，在劉郎的背後響起了：「三更半夜你還跑到這裏來，意欲何為？」

劉郎悄悄舒了一口氣：「你可是顏家大小姐？」

「是又怎麼樣？你這登徒郎子！」顏如玉帶着嬌嗔，把劍移開。

「縱然我是色胆包天，也不會揀這個時候來找你。」劉郎說，「這裏已被人包圍，我只是來通知你兩母女一齊走！」

顏如玉半信半疑道：「是誰要對付我們？」

「我也不知道。」劉郎道：「不過凡事不妨先從壞處想；想得太樂觀，很容易產生悲劇！」

「好吧！」顏如玉終於說：「就讓我們一齊走吧！」

「顏夫人呢？」劉郎關心地問。

「她在那邊！」顏如玉的玉指指向後門那邊。

劉郎頓然吃驚起來！他知道顏夫人憎恨魯雨，而魯雨這時亦在後門等待劉郎。假如他們又冤家路窄，在那兒相逢，後果實在難以想像下去。

劉郎一聲不響，腳步加速，直奔向後門那邊。

果然不出所料，此時有二個人影，在後院靠近後門處，兵兵兵兵的打起來；從身形看，他們正是顏夫人和魯雨。

劉郎發覺顏如玉尾隨而來，忙回頭對她說：「你快離開令壽堂，除非你不想為父報仇，找出真正的元兇，否則，無論如



如你把他一併帶走的話，這時候我可能未到半途。自然更難追蹤你到這兒來！」

「你真了不起！」魯雨心服口服地說：「事實上是我自己不好，你再三救了我，我反而恩將仇報！」

「算了，過去的事別再提。」劉郎這時已和魯雨二人到了客房門口。

魯雨道：「這裏面有兩張床，你也進來吧！老實說，現在我才覺得你是一等一的好人。有了你我才感到安全。」

劉郎笑道：「你不會睡到半夜，在我頸上加一刀吧？」

「別開玩笑，我怎麼敢再對付你呢？」魯雨道。

劉郎於是與魯雨一齊進了那間客房。

魯雨倒向床上就想睡，但劉郎却步向了窗口往外張望。

他雖然也像魯雨一樣感到疲倦非常，但他為人小心：他睡前必須了解這四周的環境，以防不測。

豈料就當劉郎往窗望之際，無意之間見到了一些人影。

那些人影分別躲在一些灌木與野草後面，閃閃縮縮，鬼鬼祟祟的，顯然是另有企圖，而且不止一個；放眼四望，最少也有十來個。他們已將這兒團團包圍。

劉郎心裏雖然感到吃驚，但態度却是極端的冷靜。

他悄悄走向魯雨的床緣，發覺魯雨轉眼經已睡了過去。

他輕輕用手推醒魯雨，在他耳畔說道：「事情不大妙，這兒被人包圍！」

魯雨睡意正濃，但給劉郎這麼一說，整個兒驚醒，坐了起來。





顏夫人終於醒來了。  
張開睜睜的利那間，臉上還帶着一絲絲微笑；但見了魯雨之後，一切笑容均告消失。

除了別有用心的好笑之外，笑是內心感受的一種表現。顏夫人醒後露笑臉，可能是夢中再次邂逅她丈夫。

從她的面色轉變得這麼快這點看來，可以想像到她如何憎恨眼前這個人——魯雨。

雖然她也有過理智的時刻，那是她女兒如玉聽信了劉郎的勸告，轉告她不要殺魯雨，因為魯雨只是動手的人；出主意的人還未找出來。但是，她還是恨不得一刀殺死這傢伙。

她愁容滿面，魯雨幾乎不敢直視。

顏夫人站了起來，伸了一下懶腰。然後提著雙刀過來。

她含怒瞪住魯雨一刻，立即又揮掌力攔了他一下。

魯雨面頰通紅，但沒有還手的機會，因為他的穴道未解開。

顏夫人轉身出了農舍，由於角度關係，魯雨根本就見不到她。

她可能出去梳洗。

女人自古以來天性愛美，即使紅顏老去，對自己的姿色，還是留下了無限的回憶。

顏夫人並不算得太老，四十出頭的婦人，應該是最具有成熟美的女人；假如她肯再加點打扮，一定還有不少男人為她而顛倒。

但是，她丈夫死了之後，她已與脂粉

早絕了緣。女為悅己者容，這也難怪。

魯雨最擔心顏夫人可能就此離去！因為他已經知道那雙農夫夫婦出了事；昨晚他親眼由窗戶見到顏夫人阻止夫婦二人報官。

他知道顏夫人必然將農夫夫婦二人同樣點了穴道。

假如她走了，他們三人可能餓死在這農舍裏也沒有人知道。

就昨夜所見，附近並無其他屋宇。這裏可能只得這一家。

既然沒有隣人，三個被人點了穴的人如何解救？

魯雨正在胡思亂想中，顏夫人又回來了。

她用手拍向魯雨背後，魯雨感到一股元氣直冲咽喉；他試舉動雙手，可惜却力不從心。除了可以輕輕「嗯」了一聲之外，與以前並無二樣。

魯雨以為顏夫人為他解了穴道，想不到他仍舊無法動彈。

他心裏憤恨，口裏却罵道：「他媽的，你這賊婆娘。」

這本來只是他的心聲，想不到却罵出口來。

顏夫人自然是聽到了。

魯雨本人却是又驚又喜又奇怪。

驚的是顏夫人面色正在大變。

喜的自然是他竟然可以開聲說話了。奇怪的是為什麼可以說話，却不能動彈？假如能够動彈的話，他早已有所行動了。

「拍」的一聲。

魯雨感到刀光四射，寒氣逼人。

顏夫人道：「假如你少了一隻眼睛，你仍然可以看得見東西，只是沒有從前那麼清楚。我說得對嗎？」

魯雨還是不作聲。

「哼！」顏夫人生氣了，「為什麼你不作聲？是不是要我割斷你的喉嚨？」

「不！不！我只是不敢冲撞你！」魯雨急得叫了起來。

「那麼，你答我！」顏夫人說。

「答你什麼？」魯雨反問道。

顏夫人怒睜雙目，刀光閃動之後，魯雨痛得殺豬般叫。

他的身體雖然不能移動，他的面前也沒有鏡子。

但是他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右耳已經脫落了。他甚至感覺到耳旁一片血肉模糊，因為血仍在流。

帶着鮮血淋漓的刀，又展現在魯雨的眼前，一片紅光。

顏夫人又問道：「聽到我說話麼？」

「聽到！」魯雨不敢不答。他雖然痛，也得忍耐着。

「所以我說，你沒有耳朵，也絕不碍事。」顏夫人道，「但是，你本身有什麼感受？」

「很痛苦。」

「對了，就像一個女人一樣，她即使沒有了丈夫，她還是一樣可以生存，但是，她的內心又如何？」

「很痛苦！」魯雨當時就只知道，自己本身很痛苦。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質問着說

顏夫人又是一掌力攔，打得魯雨面頰紅腫了一大塊。

魯雨明知無法動彈，惟有啞忍。

「我是賊婆娘，你又是什麼狗養的？」

顏夫人怒目圓睜。

「算我開罪了你，算我說錯了。」魯雨求情道：「請你解了我的穴道再說。」

「你想我解開你的穴道？」

「是的，我實在餓得要命。」

「口渴嗎？」

「也非常口渴。」

「要水麼？」

「再好不過了。」

顏夫人竟然放下雙刀，過去倒了一碗茶過來。

但是，她只在魯雨面前作勢地揚了一揚，道：「你想喝茶，我一定給你，但你要講真話。否則，我會讓你活活餓死，明白麼？」

「有話儘管問吧！」魯雨有些啼笑皆非，「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瞞住你。」

「是你殺了我丈夫的？」

「是的，是我。」

「誰主使你？」

「杜海。」

「還有呢？」

「我只知他一個。」

「他為什麼要你殺我丈夫？」

「我不知道。」

「哼！」顏夫人突然將那碗熱茶潑向魯雨的面。

魯雨不敢叫，也不敢罵。

還好那是一碗隔夜茶，雖然放在保暖

的器皿中，也不熱了。

顏夫人又問：「他給你多少酬勞？」

「五百兩黃金。」魯雨照實說了。

「什麼？」顏夫人叫將起來：「杜海有五百兩黃金？」

魯雨頓感驚奇：「你也認識杜海？」

「你最初在何處見到我的？」

「杜家大宅。」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道，「我當然查過杜海這個人，所以我母女二人才會歇在那兒等他回去。」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五百兩黃金，但這是他答應給我的數目。」

「你這傻瓜！他只是外強中乾的員外，家道早已中落，那裏有這麼多黃金？你上了當還不打緊，你不該破壞了我這一段大好姻緣。」

魯雨看見顏夫人在流淚，心裏也真的有些分難過。

但一切既成事實，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可以補救。

顏夫人突然咬咬下唇，一把利刀已伸向魯雨的咽喉。

魯雨大吃一驚！口不由主地說：「夫人，請你手下留情。」

「我丈夫可能對你說過這句話，當時你有何反應？」顏夫人反問道。

「嗯！」魯雨一時之間也無法作答。

因為顏仲軒當時確實這麼向他求過情，但他不動容，最後還是將他殺了。

顏夫人的刀鋒伸至魯雨的咽喉，再伸

走，你可滿意了？」

魯雨明白這兒十分僻靜，可能好長一個時期也沒有人到這裏來。如果她一走，自己的穴道又未解開，必然是流血致死。因此魯雨道：「你可以一刀了結我，不可以單獨留下我。」

「那你希望我怎樣？」

「殺了我吧。」

「我不會讓你死，除非你為我做一件事！」顏夫人道：「只要你答允，我可以為你解穴道，為你止血。」

「什麼事？」

「帶我找杜海。」

「我也想找他。」

「他在何處？」

「暫時我還不知道，但我會找到他的。」魯雨在痛苦中說，「杜海這傢伙，他實在害得我好慘。」

顏夫人仍未動手為他解開穴道，却開始為他各處傷口止血。

「你沒有什麼把握可以找到他？」顏夫人一邊又問。

魯雨道：「我在杜家作客期間，我知道他認識一些人。只要我去找那些人，相信多少也可以找到一些頭緒。」

最後，她將他的穴道解開了。

他只感到渾身乏力。

魯雨試一試暗自運動，但竟然發覺勁

前一分，他也會皮破血流！甚至會把咽喉刺斷。

但他並未感到痛楚。

他只感到渾身發抖。

他動也不敢動，事實上他是不能動。

刀鋒往上移，然後在魯雨的眼前幌了兩下。

突然寒光一抖！刀鋒迎光削下，刀尖在魯雨的兩眼之下劃過。

「啊」的一聲尖叫聲！魯雨感到鼻子一陣痛楚，淚水直冒，鮮血也流進了他的咀裏，一陣腥，一陣咸。

顏夫人並未就此住了手。他的刀鋒放在魯雨的頸項近耳旁處，冷冷地說：「沒有鼻子，你還可以生存下去嗎？」

「……」魯雨不敢答，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但是，如果沒有耳朵又如何？」

「耳朵？是的，顏夫人下一個目標可能是他的耳朵。」

魯雨感到一陣寒氣入侵！渾身不由自主地抖抖。

顏夫人嘿嘿地說：「你沒有鼻子一樣可以生存，但你可能像個怪物，也嗅不到氣味，親友們會怕見你。但是——」

刀鋒輕輕一動！魯雨感到耳邊生風。他以爲耳朵脫落了，但未感到痛楚。

顏夫人似乎存心要折磨他，也要發洩內心的憤恨。

她又說：「你沒有耳朵，你還可以聽到別人說些什麼。對嗎？」

顏夫人的刀又往上移，移到了魯雨的眼睛前面去。



到現在又見到了魯雨。

沿途上鴉雀無聲。

車廂之內，各人默然無言，外面也只有傳來蹄聲「得得」和車輪的滾動聲。

顏夫人和魯雨都不知道這班人是何方神聖，更不知他們葫蘆裏賣什麼藥。

x x x

知府大人的官邸之內。

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知府大人也已休息，但想不到却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不是普通普通的客人，知府大人是非見他不可的。

會客的地方是書房，這是保密的地方，即使官邸的下人，也不可以接近這裏，這是知府大人早已通令下來的事。

那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金毛虎。

「這麼深夜，你來找我幹嗎？」知府大人問道。

金毛虎道：「我剛由杜海的家中起來，有件事必須向你弄清楚。」

「杜海？」知府大人皺皺眉頭，「他不是——不是已經——」

「我們先不要談杜海，他在我家裏決不會有事發生。」金毛虎沒有耐性等他說完，就急不及待地說：「我要知道一個人的下落。此人叫劉郎。」

「劉郎？」知府大人怔了一怔：「他是什麼人？」

「他是我金家堡一名殺手，但我懷疑他是內奸。」

「這與我何干？」

「但有人見到他跑到你這兒來。」

「有這回事？」

「大人，希望這不是真的。」金毛虎冷然一笑，道：「否則，我們只有同歸於盡。」

「老金，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你會這麼說，我們一向合作愉快，你又何必多疑呢？」

那位知府大人名叫范林中，四五十歲的年紀，為人險詐！難怪金毛虎也在懷疑他！

金毛虎是個老粗，這點范林中也知道。但他們過去是朋友，他不可以沒有他。

金毛虎過去做過一些什麼，沒有人知道，總之眼前他是金家堡堡主，富甲一方，正是有財又有勢。

范林中看見金毛虎面有怒容，又用不尋常的目光盯著他。

他忍不住又說：「老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不妨坦白說出來，何必諸多猜疑？老實說，事到如今，我們正是唇齒相依，任何一方面有事，你我不都想！」

「你先坦白說清楚，你有沒有悄悄派人滲入我金家堡？」金毛虎似乎冷靜了一些。

范林中道：「沒有。我為什麼要這樣？我一向信你。」

「那姓劉的，你真不認識？」

「絕不認識。」

「那麼，他為什麼會跑到你這裏來？」

「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

「昨晚我很早就睡了，什麼人都未見到。」

過。」范林中道。

「你以為有人來行刺我？」范林中笑了起來，「根本也沒有這回事。」

金毛虎默默地沉思。

好一會又仰首問道：「新巡按有什麼消息？」

「還沒有消息，相信即使委出了，最少也要三個月才能到我們這裏來。」

范林中道：「找到了那個逃犯麼？」

「還沒有。但已經加派人手去找了。」

金毛虎又說：「但我們發現了二個女人，你猜他們是誰？」

「女人？」范林中問：「是誰？」

「顏仲軒的妻女。」

「嗯——」范林中呆了一呆：「她們怎麼了？」

「她們與那個姓劉的在一起，可能與保護魯雨逃亡的人有關。」金毛虎又說：「他們去找過杜海。自然找不到。總之，他們正在追查這件事的幕後真相。」

「嗯！我以為新巡按未到之前，一切還會保持平靜！」

「大人，我看，我們還是先殺杜海，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你說那個姓劉的滲入金家堡，又說他與顏夫人在一起。他們知道杜海躲在你金家堡之內麼？」

「照計不會知道。」金毛虎道：「我金家堡很大，他在另一邊，那兒任何人也無法越雷池半步！」

「那麼，快快殺了杜海。你說得不錯，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金毛虎還未答話，已聽到門外傳來一些極不尋常的聲浪。

他正想衝出去，門板却在這剎那間「嘩啦」一聲，倒了下來。

與此同時，窗門那邊也飄進了一條人影。

門外首先出現的，是二名大漢，他們就是何氏兄弟——何向隆與何志興。

他們持劍屹立門前，冷冷地哼了一聲，面上一片冷峻。

窗口那桌子之上，坐着的人正是劉郎，他依舊是手無寸鐵。

劉郎優美優美的說：「剛才你們不是談及我姓劉的麼？劉郎來了，請問有什麼吩咐？」

「原來他就是姓劉的？」范林中道。

「不錯。」金毛虎含恨地說：「想不到你果然是內奸。」

「你未免太過孤陋寡聞！」劉郎道：「在江湖上，誰不知道我劉郎多少還有些名氣？我又怎麼會屈居在你那裏做個殺手？不過這也難怪，你只是個綠林大盜，若非這位知府大人與你勾結在一起，你也決不會變成金家堡堡主。不過，你們千差萬錯，還是最不應該殺了巡按大人！」

「你胡說八道。」金毛虎道：「殺死巡按大人的元兇已找到，他也已承認一切罪名。他就是魯雨。相信你亦已經知道此事。」

「是的，魯雨受了杜海的慫恿，但杜海却受了你們的主使！」劉郎說：「這件事我們不但查得一清二楚，而且還人證俱在！」

內，若非劉郎等人利用調虎離山之計，把金毛虎引了出來，相信要救杜海一家人出來也不容易。

杜海是個有名無實的員外。但金毛虎却是個「暴富」的堡主。這件事真相大白之後，才知道金毛虎與范林中互相勾結。

他們過去都是綠林大盜。

但范林中不知憑什麼本領，混進了官場，改名換姓之後，官拜知府大人。

此後處處由金毛虎出面，魚肉鄉民，由范林中做他的後台。也不知做過了多少見不得光的冤枉事！更不知混到了多少黃金和珠寶。

以前那位巡按顏仲軒就是因為接到投訴，要秘密查這些事，才招來殺身之禍。這位新的巡按薛清風若非如此聰明，只怕亦有可能步其後塵。

劉郎又做了一件稱心如意的。但是，這些事情一直以來都有可能再發生。只是看它發生在誰的身上而已。

（完）

## 預告

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

「紫衣人」

馬雲·著

一個神出鬼沒的神秘人物突然在江湖出現，此人經常穿上紫色衣服，所作所為，令人心惡，不少江湖中人死在他的手裏。由於他的武功高人一等，行踪飄忽，武林中人欲加以制裁，也有心無力。其人的身份、背景以及行事的真正企圖何在？「赤手空拳走天涯」的第三個獨立故事「紫衣人」將有詳細交代。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何氏兄弟立即將他抓住。

范林中想由窗戶爬出去，却給劉郎拉

門前的何氏兄弟道：「多得你親自帶人追殺魯雨，讓我們有機會闖進金家堡將杜海救了出來！」

何氏兄弟不知又在弄什麼玄虛！只見二人一齊脫下外衣，裏面露出了一身官差的制服——從頭巾服飾看，他們竟然是御賜的帶刀護衛。

毫無疑問，劉郎和他們是一道兒來，而且是有備而來。

剛才外面有人悶哼一聲倒下，也正是他們將知府大人的侍衛擊昏所造成的聲浪。可惜金毛虎他們發現得太遲了。

身為知府大人的范林中自然明白，那一種官階才可以有御賜的帶刀護衛，巡按大人就有！

書房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鑼聲，隨即燈火通明，有人揚聲道：「巡按大人到！」

范林中登時嚇得魂不附體。

金毛虎却叫道：「快跟我衝出去！逃命要緊，最多回復我們以前的生涯！」

話猶未完，金毛虎已持劍硬闖，他不敢走向窗戶那邊，雖然劉郎手無寸鐵，但劉郎的武功他是見過的。

金毛虎走向書房門口，但立即被何氏兄弟亮刀相向。

劉郎一個筋斗翻了過去，站在金毛虎的背後。

金毛虎回劍後刺，劉郎竟然不閃不避，三指前伸，已將劍鋒夾住，反手一彈，金毛虎感到虎口劇痛，劍未離手，人已中了一掌，跌出了房外。

何氏兄弟立即將他抓住。

李三不但成為劉郎的助手，有時他要冒險赤手空拳的上陣，冒充一下劉郎，另

武功高強的下屬。

下屬之中的何氏兄弟以前也是江湖中的好漢。

何氏兄弟認識劉郎，知道他是個既有好身手，又有頭腦的正人君子，於是悄悄把他找來合作。

劉郎又把他的朋友「燕子李三」一併拉來。

## 邊城風雲

(一)



## 天涯淪落人

## 相逢亦相識

西子是美女。  
西湖是名湖。  
古人說：「如將西湖比西子，淡妝抹總相宜。」  
這話的確不錯，無論是何等天候，無論在何等季節，西湖總有一股令人喜愛的特殊風韻。

隆冬，北風怒吼，銀花遍地，西子湖上又披上了一件美麗的外衣。  
像這般天寒地凍，風雪阻途的時辰，不管西湖多麼的美麗，遊湖者必然不會太多。

但天下儘多風雅之士，縱然風雪淒厲，踏雪尋梅者仍然大有人在，祇不過在那衣香鬢影之中，多了一個特出的人罷了。  
他揹着包裹，揀着雨傘，此等遊湖之人，確是十分少見。

再說他的衣着吧，一身土布藍衫，陳舊得一片灰白，腳上的布鞋已破得像張着嘴的魚頭一般。

說他寒儉麼？他却怡然自得，冷傲的目光從不向別人瞧看一眼。  
他雖不瞧別人，却禁不住別人不去看他。

其實像他這等寒儉之人，又有什麼好瞧的。

但，如果你偶爾瞧他一眼，你八成會神色一呆，甚至當你移開視線之後，必然又會偷偷的向他投一瞥，因為他是那麼粗

獷，那麼冷傲，人海之中，很難發現像他具有如此氣質的少年。  
天色逐漸深沉了，遊湖者已紛紛歸，只有他還在留連着，似乎西湖帶給他無窮的陶醉。

最後他登上了北高峰，以輕捷巧快的步法，直向韜光寺奔去。

韜光寺掛有一座觀潮樓，樓門掛着一副對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原來此處是觀看錢塘江潮的觀潮聖地。此時寺僧正當晚課時分，嘹亮的迴聲，在山嶺間迴響着。

那藍衫少年於這般時辰來到韜光寺，必然是有為而來的。

是觀潮麼？

不，觀潮必須中秋前夕，此時已是隆冬，要觀潮幾乎還要等待一年。

是迷途借宿？

他原可以隨着遊湖者去杭州，決不會是迷途，再說，要到寺廟借宿，山下就有靈隱寺，何必巴巴的爬上山來。

那麼他究竟為了什麼？

原來他的目的不是韜光寺，因為他已繞寺而過，順着一條小徑，直奔後山。

後山名叫花塢，遍地都是竹林，其中散佈着十八座小庵，通稱十八茅蓬。

小庵戒律極嚴，極少與塵俗之中來往，此地雖是花香襲人，泉澗幽幽，但遊客却十分稀少，如若偶有前來者，尼庵亦只以蔬齋賓客而已。

藍衫少年傲然一笑道：「老師太窩藏

在下的仇人，還想殺死在下滅口，此種行為，妳必然上不了西天，在下的話妳可相信？」

他說話之際，已揮動手上的雨傘，與兩名女尼惡鬥起來。

這兩名女尼，是秋雪庵四大弟子之中的泓慧泓法，拂塵掃勢點刺，招招不離藍衫少年的重穴要害。

藍衫少年的雨傘臨機應變，開闔自如，泓慧泓法使盡全身解數，依然對他無可奈何。

老尼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泓慧泓法收招急退，但仍虎視眈眈，採取嚴密的包圍。

藍衫少年道：「師太有什麼指教？」

老尼道：「請問金王司馬湘與施主怎樣稱呼？」

藍衫少年道：「是先父。」

老尼啊了一聲道：「少俠是……」

藍衫少年道：「在下司馬蘭泉。」

老尼道：「貧尼心藏是本庵的庵主，與令尊是方外之交，想不到歲月催人，令尊已然作古！」

司馬蘭泉（即藍衫少年）雙拳一抱道：「晚輩道才多有失禮，敬請庵主原諒，原諒。」

心藏庵主道：「些須小事，少俠不必放在心上，此時天色已晚，少俠不妨在本庵暫歇一宿。」

司馬蘭泉道：「這……」

心藏庵主道：「本庵備有客房，是供女香客借宿的，只是有點委屈少俠了。」

仇大恨。

那姑娘似乎想不到那藍衫少年如此狂妄，並說出這等難聽的言語，神色微微一呆，倩影便倏然而逝。

藍衫少年哼了一聲，身形一轉，飛步奔到庵前，伸手向庵門一按，克察一聲脆响，庵門已被他用內力震開。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佛堂，供奉着幾個人像，他無暇細看，就由一道門戶衝了進去。門內是一個天井，兩側臘梅怒放，散發着沁人的清香。

他正待越過天井，一聲清越的佛號，忽然鑽入他的耳鼓。

「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藍衫少年舉目一瞥，只見一名年若六旬的老尼由大殿走了出來，她身後跟隨着四名中年女尼，每人手中執着一柄拂塵。

老尼單掌一立，向藍衫少年打一個問訊道：「佛門弟子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看施主不是壞人，何以來到敝庵行兇？」

藍衫少年道：「師太言重了，在下只不過找人罷了，怎敢在貴庵行兇。」

老尼道：「施主震毀了庵門，犯的是武林大忌，貧尼念你年少無知，不予深究，你走吧。」

藍衫少年道：「多謝師太，祇不過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仇人就在眼前，在下怎能就此一走！」

老尼愕了一下，道：「誰是你的殺父仇人？」

藍衫少年道：「一個女人。」

老尼哼了一聲道：「一個女人？天下女人如此之多，究竟是那一個女人？」

秋雪庵位於西溪之旁，庵中奉祀的是歷代兩浙詞人，藍衫少年直達庵側五丈之外，腳步才慢了下來。  
顯然，秋雪庵才是他的目標，只不知他所為何來罷了。  
他緩緩走近庵側，舉目向一幢小樓瞥了一眼，便低頭沉思起來。  
此時夕陽已經西下，天邊只殘留着一縷微光，雪花雖然已經停止，北風帶來的寒氣，却較適才淩厲幾分。  
忽然一股急流，有如天河倒瀉，他剛剛有點警覺，却已弄得淋漓盡致了。  
敢情他頭頂之上，就是一個小窻，有一人一盤冷水潑出，正好潑在他的頭上。  
冷水潑頭原本就是不太好過，又當此隆冬雪夜，寒氣侵肌之時，這一盤冷水叫他如何消受得起？  
但他冷傲的神態絲毫沒有改變，只是用衣袖抹掉面上的水漬，目光一抬，向窻口瞧了過去。

隆冬沒有桃花，窻口却有一個十分美麗的人面，藍衫少年只投下一瞥，他那冷傲的面頰，忽然現出一片殺機。

難道他想殺人？  
如果為了冷水潑頭就要殺人，藍衫少年的行為豈不有點過份！

他雖然沒有立刻動手殺人，却濃眉一掀，仰天狂笑起來。

「哈哈……」少爺踏遍大江南北，終於找到妳了，出來吧，蕭娘，難道要少爺上去請妳？」

聽口吻，藍衫少年與那個窻口的姑娘像是舊識，而且他們之間，好似有什麼深





黑衣姑娘櫻唇一噙道：「咱們相識到現在，你就不肯問我的姓名，難道你要人家女孩子告訴你？」

司馬蘭泉一楞道：「這是在下的不是，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黑衣姑娘一笑道：「我姓宛，名叫文。」

司馬蘭泉道：「文文姑娘，真是好名字。」

宛文文道：「司馬大哥，你再想想，咱們應該去那裏？」

司馬蘭泉沉思良久，忽然啊了一聲道：「我有個主意，你看如何？」

宛文文急道：「甚麼主意，你快說說看。」

司馬蘭泉道：「我爹所說第一個字不是蕭字麼？咱們就找武林中出了名的姓蕭的人，以及用蕭作兵刃，或喜歡吹簫的武林高人。」

宛文文道：「好辦法，只是我娘絕口不提江湖之事，對這些我一無所知。」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咱們邊塞就有一個姓蕭的武林高人，至於以簫作兵刃及喜愛吹簫的就更多了，但以四大簫王最爲著名。」

宛文文道：「咱們先找邊塞那個姓蕭的，他既然離你家最近，也應該是嫌疑最大之人。」

司馬蘭泉答道：「對，咱們立刻便動身。」

宛文文忽然面色一變道：「不好，我娘找來了。」

司馬蘭泉注意一聽，果然聽到心藏庵

主的聲音，似乎正在詢問店小二。

宛文文道：「司馬大哥，咱們快走，否則就來不及了。」

司馬蘭泉道：「好，咱們走後院。」

他丟下一錠銀兩，便與宛文文穿窗而去。

他們向西走，經餘杭、臨安、越過天目山，直趨徽州。

在離開杭州之前，宛文文改扮了男裝，司馬蘭泉也換上藍衫風整，一掃往日那副寒儉的神態。

這是宛文文的建議，她認爲只有如此，才能擺脫她娘的追蹤。

這天到達徽州，約莫申末時分，如若再趕一站，爲時已然嫌晚，司馬蘭泉決定在此地投宿。

他們住進一家「朝陽客棧」，略洗風塵之後，就到食堂中進食，由於離晚餐時間尚早，進食的客人並不多。

司馬蘭泉與宛文文找了一張臨窗的食桌，叫了幾樣菜餚，一壺老酒，便低斟淺酌的閒聊起來。

「司馬大哥，此地的讀書人必然是很多的了。」

「何以見得？」

「你不見大街小巷中，幾乎全是賣墨的？」

「這妳就不知道了，徽州是以產墨著名的，它們行銷全國，並不是專供本地人用的。」

「原來如此，司馬大哥，你的見聞真廣。」

「我爹經營馬幫，專替客人運貨，長

於用劍，聽說出身武當，以袖中劍飲譽江湖，雁蕩派用鞭，雪衣銀鞭，在武林中頗負盛譽。」

宛文文道：「武林四大簫王，除了簫王魔手，關東神簫，太原簫聖，應該還有一個簫王，北國爲甚麼不請他？」

司馬蘭泉道：「還有這個無音簫王，是名列四大簫王之一，但當今之世，沒有人見過無音簫，連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沒有知道，妳叫北國如何請法？」

宛文文道：「這人爲甚麼如此神祕？爲甚麼叫無音簫，難道他那隻簫只是兵刃，不能吹的？」

司馬蘭泉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也許妳說的對。」

宛文文道：「啊，咱們適才忘記問店小二，武會究竟何時開始？」

司馬蘭泉道：「這不要緊，反正姓獨孤的住在此地，咱們明天起個早，不會誤事的，我看咱們也早點歇息吧。」

宛文文道：「還早嘛，陪我到街上溜溜再回來睡覺也不遲，好麼？」

這位文文姑娘，當真如其名，性格十分文靜，只是長年居住在尼庵，與外界形成隔絕，因而對每一件事物都會感到新奇。

而且她心思細密，溫良柔順，這一路之上對司馬蘭泉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她不算太美，只具有中人之姿，但在神韻之間，却具有一種發揮女性特點的本能，因而舉手投足之際，都會使人感到

年僕僕江湖，見聞的確多一點，不過咱們馬幫多半行走西北一帶，對中原，我所知的並不多。」

「啊，司馬大哥，你聽……」

宛文文叫他聽，目光同時射向兩男一女。

其中一男一女約莫五十出頭，衣着十分樸素，另一人是一名公子哥兒，只有二十歲上下的年歲，此人衣着華美，長像也還清秀，只是面頰削瘦，目露邪光。必然不是一個正派人物。

此時那老者咳了一聲道：「老伴，妳看咱們還要準備一些甚麼？」

老婦道：「我看沒有甚麼需要準備的了，簫王魔手如果看中了咱們公子，咱們就是玉簫莊的貴賓，瞧不中準備再多也是白廢。」

老者道：「說的也是，不過我認爲簫王魔手可能會考考咱們公子，咱們事先準備一下豈不較好？」

老婦道：「這有甚麼好準備的？考簫麼？咱們不會，考咱們會的麼，公子家學淵博，用不着咱們替他瞎操心。」

老者道：「說的也是，公子，咱們今晚可得早點歇息，養足了精神，才能應付明天的武會。」

那公子淡淡一笑道：「這些我都知道，你們就不必担心了。」

以上這一段對話，司馬蘭泉聽得明明白白，這般人前來徽州，原是要參加玉簫莊的武會的。

武會引不起司馬蘭泉的興趣，但那簫王二字，却使他心弦一震。

一份喜愛。

再說，他對司馬蘭泉曾有救命之恩，她的要求，司馬蘭泉自然不忍拒絕了。

於是他們略事收拾，便到街上閒溜。

此時夜幕初臨，燈火萬家，由市景觀看，徽州是繁榮的。

東門一帶，是徽州最熱鬧的所在，此地的買賣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最吸引人的是幾家風月場所及賭館。

司馬蘭泉帶着宛文文只向熱鬧的地方走，不知不覺也來到東門。

宛文文第一次瞧到如此熱鬧的盛況，話也多了起來，她緊依着司馬蘭泉，在人潮中擠來擠去，像百靈鳥般的小嘴，不斷的問東問西。

忽然她一聲驚呼：「啊，大哥……」

司馬蘭泉正在看別處，聞聲回顧道：「文文，什麼事？」

宛文文道：「你瞧那人……」

司馬蘭泉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發覺一名身着紫衫，年約二十四五的少年正向着宛文文瞧看。

人瞧人並沒有什麼稀罕，只是此人目光邪惡，面含奸笑，只要瞧他一眼，就可斷定他決非好人。

而且他的手中還把玩着一隻紫色竹簫，他身後站着兩名姿色不俗的紅衣少女，變腰之上也插着一隻竹簫。

現在司馬蘭泉明白宛文文驚呼的原因了，但弄簫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那裏管得如此之多，再說他那邪惡的目光吧，不理他也就是了，既然走在街上，總不能不讓人瞧。

據江湖傳說，簫王魔手卜北國，功參造化，掌中一枝玉簫，曾經會過中原黑白兩道。

據說，當今武林，在玉簫下無三合之敵。

據說，卜北國的魔手，曾於一日之間毀掉當代二十七名頂尖高手的武功。

因此，簫王魔手卜北國名聞遐邇，具有領袖羣倫，威懾八荒的聲勢。

卜北國是簫王，司馬蘭泉的爹，在這言中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蕭」或「簫」字，既然在徽州有這麼一位簫王，司馬蘭泉又正好來到徽州，不管卜北國的武功如何驚人，他決不能就此輕輕放過。

因此，晚餐之後，他們回到客房，再找來店小二，對卜北國作進一步的瞭解。

「小二哥，在下想向你打聽一件事。」

司馬蘭泉道：「不敢當，客官有話但請吩咐。」

「請問玉簫莊坐落何處？」

「客官原來是參加武會的，玉簫莊近得很，出西門順着大路走，半里不到就是玉簫莊。」

「咱們不是來參加武會的，只是想去瞧瞧熱鬧罷了。」

「哦，那只怕不許。」

「爲甚麼不行？」

「聽說除了被邀請的武林世家子弟，外人一概不得入莊，本城曾有人想去瞧瞧熱鬧，但被卜大爹所拒絕。」

「原來如此，小二哥知道這個武會是什麼個會法？」

「詳情小的也不知道，只聽說是替墨走。」

於是淡淡一笑道：「不要理他，咱們誰知他們祇不過剛剛舉步，紫衫少年竟快步迎了上去，雙拳一抱，哈哈一聲長笑道：「兄台請了。」

司馬蘭泉道：「朋友有何見教？」

紫衫少年向宛文文一瞥道：「携美遊街，人生一樂，在下實在羨慕得很。」

司馬蘭泉冷冷道：「朋友是在自我標榜麼？」

紫衫少年道：「兄弟這兩個丫頭那裏敢稱一個美字，兄台在說笑話了。」

司馬蘭泉覺得此人太過無聊，口中哼了一聲，挽着宛文文便向一側走去！

紫衫少年伸手一攔道：「慢一點，兄台，在下想跟你打個商量。」

司馬蘭泉道：「咱們素不相識，有什麼好商量的？」

紫衫少年道：「一回生，二回熟嘛，不識有什麼要緊。」

司馬蘭泉不耐的道：「有什麼事你說吧！」

紫衫少年道：「對女人就像吃一樣可口的菜餚，但無論菜餚怎樣好吃，吃多了也會嫌膩的，所以必須時常更換，才能時時嚐到新鮮。」

司馬蘭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紫衫少年道：「我是說假如咱們換一換……」

司馬蘭泉面色一沉道：「看閣下丰姿秀美，一表斯文，原來金玉其外，是一個喪德敗行之人！」

宛文文道：「還有關西世家呢？」

司馬蘭泉道：「關西世家的主人名叫諸葛柳營，他的獨子諸葛駿，是一個油頭粉面，專在女人堆裏打滾的浪子，兩年前我曾經在成都見過一面。」

宛文文道：「雁蕩關西，那一家是使蕭的？」



## 風起雲湧

(一)



## 人間安樂境

## 陡忽起風雲

「一片雲」是個謎樣的女人，有人說她年青美麗，有人說她神聖莊嚴，但也有人說她猙獰如羅刹夜叉。

說的人都見過一片雲，而且堅持自己的說法絕對正確，這也沒有人懷疑，祇是也沒有能否定別人說法，因為他們見到的都是「一片雲」，這是一片雲自己加以證實的。

無論她以什麼姿態出現，總是會發生一些很轟動的事，然後又留下些什麼，其中絕不會少的是一幅三寸長，一尺多寬的手卷，裱裝得很精緻，用一條蒼綠的絲帶繫着，展開手卷，雪白的宣紙上繪着一幅濃墨的寫意畫。

畫面時常不同，有時是流雲過峽閣，有時是一個扶杖老人在山巔間眺天際的白雲，有時是一抹淡靄，襯着如鉤的新月，有時則是濃濃的一片烏黑中，交夾着雷電，落款是一個纖巧的雲字和一顆鮮紅的印章，鐫着「一片雲」三個小篆，最有名的畫家對卷上的畫付以極高的評價，最有名的金石家對那方小印讚不絕口。

有人願意出很高的價錢收藏一片雲的手卷，只是獲得手卷的人從來也沒有一個肯出讓的，因為他們在這幅畫上的損失，絕不是那個價格所能比的，如果有人能抓住那個女人，要他們拿出百倍的收藏價格，他們都毫不遲疑，所以一片雲留下的手卷被很多人看過，研究過，鑑定過，為的

是想追索這個女人的來龍去脈，但也從來沒有成功過，誰又能捕捉住雲呢？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一片雲是個女人，而另一個神秘客，則是個男人。女的像一片不可捉摸的雲，男的就像一陣無影的風，而且大家也能肯定，這一男一女既不是同一個人，也不是同一伙人，有人遇上了一陣風，也有人遇上過一片雲，更有人遇上過他們兩個人，那個人就很倒楣了，一陣風刮掉了那人的左耳，一片雲必定割掉他的右耳，所好是這兩個人沒有同時出現過。

有人說世上根本就沒有秦風這個人，那是些吃過秦風虧的人，秦風有種本事，他光顧過的人，那怕是被剝掉一塊肉，也不敢讓人知道，因為江湖上流傳着一句話——秦風找上的人，一定是罪該萬死而沒有死的人。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個罪該萬死的人，可是，真被秦風找上的人，却寧可死上一萬零一次，因為秦風雖然留下他的一條命，却讓他活得比死還難受。

有人說秦風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那是受過秦風恩惠的人，可是他們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感謝着，卻從來也不敢告訴第二個人，因為秦風為他們做的事，是他們想做，要做却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

有人說秦風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名字，由許多很有本事，很富有正義感的年輕人，秘密地聯結起來，從事仗義懲奸的

成了王莊的天下。

儘管換了朝代，但是在王莊，哈王爺仍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他的九個姨太太，都順着次序被稱為娘娘，三個女兒，也接着次序被人稱為格格，遺憾的是他沒有兒子，所以王莊中沒有貝子，沒有阿哥。王莊佔的地不算小，前後丈量，約莫有百里見方，接鄰四個縣城，只是那一個縣城都管不到王莊，以前因為是王莊，沒有地方能管，現在也因為是王莊，沒有地方敢管，在這百里見方的地帶內，王府管着王莊。

一條街上開着兩三百家店，周圍散落着四個村子，每村有十來戶居民，種着王莊的田，却不納錢糧，不交佃租，每一分收成都是他們自己的，那些店家也是一樣，除了每年繳納那有限的房租外，沒有任何額外的負擔，只有一個條件，規矩矩矩地做生意，不准任意哄抬物價。

哈王爺懂得收買人心，放棄一點微薄的利益，却買得王莊內幾千個人衷心的擁護，就是王府的人出來買東西，也是規矩矩矩地付錢，不准少一個子兒，在飽受戰火，歷經災亂的時代裏，王莊成了一塊天堂。

四條路通向四個縣城，每天有川流不息的來往，大部份都是來化錢的，因為這兒有着比別處便宜兩成的綢緞布匹，別處享受不到的樂趣，酒色財氣，無一不具，更還有着想像不到的廉價珠寶，首飾，古董。

宜春樓有着近百名花枝綽約的粉頭兒

他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根據事實的判斷，五年來，一陣風做了十四件案子，六件是與王莊是有關係的。一片雲光顧的九處地方，也有六處是跟王莊有關係的，而且這十二處地方所出的事，有十件是在最近一年內發生的，在這一年中，那兩人沒有做別的事，似乎是專找王莊的麻煩。

表面上看，那十二處地方跟王莊毫無牽連，有三，四處遠離王莊有千里之遙，但是他們的蹤跡越來越近了。上個月在蘇家屯的黑虎莊，莊主劉黑虎叫人在半夜裏割掉了鼻子，却走了二十萬大洋，判斷是一陣風下的手。在營口的碼頭上，義記堆棧行的棧房失火，燒掉了六十箱的黑土膏子。同時在當地海船幫管事錢老七不知道怎麼的被人半夜吊在船桅上凍了大半夜，解下來時，已經快沒氣兒了，上身穿衣服剝得精光，下身却捉狹地拴了條女人的大紅裙子，脖子上扣了個小絲袋子，裏面是一軸手卷，卷上是一幅「浮雲掩月」，淡了幾筆，却極具神韻，毫無疑問，這是一片雲的傑作。

這兩處都是王莊的外圍，雖然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與王莊的關係，但毫無疑問，一陣風跟一片雲却摸對了路，而且一步步地接近過來了，鐵飛龍並不緊張，而且還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們的到來，二十年來，王莊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掌握着北方半邊天，豈是輕易能叫人扳倒的。

王莊不是村莊，而是已經發展成的市鎮，或者可以說比一個縣城還熱鬧的市鎮，它被稱為王莊，是因為它原先是一位王

工作，用秦風這個名字做代表而已，因為他們所聽過的一切有關秦風的事，絕不是一個人做得到的。——一個人絕不可能在東城喝酒，西城殺人，而同時又在南城的賭館裏打架，在北城的書寓中擁妓聽曲。城雖然不大，可是騎着快馬兜個圈子，最少也得好幾個鐘頭，但是四個地方發生的事，幾乎是同時的，先後不差半個鐘頭，而四個地方出現的秦風，面貌不同，身材不同，口音不同，却又不折不扣的都是秦風，至少他們表現的一切都是秦風，都具有一種說不上來，但又沒有第二個人能學得來的特質——秦風的特質。

秦風自然是姓秦，名字叫秦風，但是只有很少的幾個人知道，但一般人都稱他為一陣風。

風來無向去無蹤，人們所以會叫他一陣風，都是由「一片雲」的名號上聯想起來的。

人呢？

每個人都在這樣猜測着，却沒有一個人能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個人，口中雖然沒表示，心裏却有數，一陣風也好，一片雲也好，遲早都會找上一個人的，說不定就可能會同時找去了，這個人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而他們要找的對象，可能是王莊的莊主哈王爺，也可能就是他——鐵飛龍，那要看他們對王莊的了解程度如何了。



























#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 (二)

馮嘉·文 盧令·圖



## 暗中放冷槍 殺人以滅口

剛要動手替她揭封呢！」

「給她們足夠的價錢，她們就對你有感情了。」張根說：「女人都是這樣的，不論是老是少！而且我可以保證是處女！你用不着出一個錢的。司馬洛，我會替你付！祇要你肯替我做這件工作，我甚麼都可以給你！」

司馬洛微笑：「問題就是在這裏了，張根，第一我不喜歡用錢買回來的女人，第二我不喜歡年紀太輕的女人。」

「試一試之後你就忘不了！」張根的臉上露着一個淫笑：「我一個星期就換一個！起先她們叫痛，但到一個星期完了之時，她們已經開始能領略這種樂趣了，這就像馴服一匹野馬！」他格格地笑起來：「剛才那個小姑娘還是第一次來！我還是

司馬洛有點噁心之感。他奇怪當張根

找回自己的女兒時，會不會把他這種癖好也告訴他的女兒。或者，假如張根的女兒也曾受到同樣對待的話，張根又會有甚麼感覺。他搖頭：「不，張根，改天吧，我的娛樂，還是讓自己來管好一點！」

「隨便你吧。」張根吃吃笑着，一拍司馬洛的肩：「還是喜歡瑪莉，是不是？這也難怪，成熟的女人是另有一種風味的！雖然不對我的胃口，但是我明白！」

司馬洛走向門口。這時門忽然砰地打開了，二個打手衝進來，兩把槍抵着司馬洛。就是司馬洛進來時擊暈的兩個打手。司馬洛笑起來：「我還以為你們永不會醒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驅車往賭城途遇一美麗女郎。到酒店後，早已有入為他訂下房間，賭博籌碼及餐桌等。司馬洛正在跟蹤那慷慨朋友時，却為一房車擋住去路。司馬洛返回賭場，追問那名攔着他車子的胖子，他說出主使人是那慷慨的朋友張根，原來張根希望司馬洛替他找回昔日遺棄女兒……

來呢！」

「放下槍！」張根在後面喝道：「你們看不見這是我貴賓嗎？」

「但他——」

「我說放下槍！」張根雷鳴般地怒吼道。

道。

那兩個打手祇好聽命。

「現在聽着我說，」張根嚴厲地道：「這個司馬洛先生是我的朋友，下次你們看見他要鞠躬，曉得嗎？」

那兩個打手十分尷尬，而且也很不服氣。司馬洛也很尷尬。

「用不着，用不着。」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想你們明白，我也是替張先生工作的，因此我們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他伸出手：「往事一筆勾銷，不究既往如何？」

兩個打手遲疑着，但是終於輪着和司

馬洛握手。

「我是真的很抱歉的。」司馬洛說：「剛才我急着要見張先生，不然我也不會這樣粗魯了。」

其中一個打手也搔着頭：「朋友，我不能不承認，你倒真有一手，普通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把我弄倒的。」

張根露出鄙夷之色：「司馬洛一個人可以當得你們十個。」

「我得走了，晚安！」司馬洛揚了揚手。

「我叫人開船送你們回去吧。」張根說。

「不，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我自己有船來。」

司馬洛出了那船艙之外，到了甲板之上，上面，那個派對仍然進行得如火如荼，同樣的一個派對女郎又走過來纏住司馬洛了：「怎麼樣了，朋友，有興趣跳一隻舞嗎？」

「改天吧。」司馬洛從一個經過的侍者的盤子裏拿了兩杯雞尾酒，放在她的手中，這個女郎拿着那杯雞尾酒，就無法再纏住司馬洛了。司馬洛走到船邊，下了那艘小艇，划着槳離開。

× × ×

在船上，張根的艙房中，張根已經點上了一根雪茄，坐在那沙發上，抽吸着，等着。後來門給推開了，那個女孩子又回進來，有點畏縮的：「現在——行了嗎？」她小聲地問。

張根的咀唇展開，露出一個色情的微笑：「現在行了，脫下來吧。」

孩子，那又不同了。那個孩子不會是爲了他的財產而生的。」

司馬洛明白地點點頭：「好些有錢人都有這種顧慮的。」

「就是這樣了。」瑪莉說。

司馬洛沉默着，考慮着瑪莉的話，後來又問：「張根已經發跡了多久？」

「五六年吧。」瑪莉皺着眉頭想了一想：「真正有錢是大約五六年吧。」

「那爲甚麼他現在才提起找女兒的事呢？」司馬洛問。

「他不是現在才提起的。」瑪莉說：「祇是最近才有錢。那二個私家偵探是最近才死的，我猜他大概已找了兩年。」

司馬洛喝着餐後的那杯茶，凝視着瑪莉。

「你現在想甚麼？」瑪莉問。

司馬洛忽然微笑：「不是想着張根，是在想着你。」

「我？」瑪莉有點羞赧：「我有甚麼好想的呢？」

「我在想，像你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怎麼會進了一種這麼不可愛的行業。」

「你是指管理賭場嗎？」瑪莉微笑：「我覺得管理賭場很可愛，那麼多錢來來去去，雖然不是自己的錢，也是好的，世界上有比錢更可愛的東西嗎？」

「你不真的是那麼愛錢的吧？」司馬洛眯着眼睛看着她。

瑪莉的臉上仍然是那個可愛的微笑：「至少，這是每一個人都愛的東西。」

司馬洛點點頭：「我不能否認，但，你也無論如何，決不會是爲了愛錢而幹這

一行的。」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瑪莉的微笑變得有點生硬：「如果我不是爲了愛錢而幹這一行的，那麼我一定是爲了有點傷心的事，傷心事都是不願告訴人的，所以，何必問呢？」

「對不起。」司馬洛有點難爲情的。

「既然你現在已經決定爲張根服務了。」瑪莉說：「那麼第一步，你準備幹甚麼？」

「向那二個私家偵探身上查一查。」司馬洛說：「他們死了，一定是因爲他們查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很可惜他們沒有機會告訴張根就死去了。」

「已經死了的人，怎能回答你的問題呢？」瑪莉問。

「死了的人也有親人或朋友的，他的親人或者朋友可能知道內幕，也可能不知道，這要看去調查的人的技巧是如何。」司馬洛說。

「唔，我猜這是一個方法。」瑪莉看着腕錶，打了一個呵欠。

司馬洛抱歉地微笑：「我就誤了你的睡眠了，好了，你去睡吧，我也應該起程了。」

「你會回來的吧？」她凝視着他。

「當然。」司馬洛說：「而且，用重機槍也阻不住我來找你的。」

「我希望這是真的。」瑪莉說：「你去吧，我在這裏再坐一會，讓我付這賬吧，反正是張根的錢。」

「再見。」司馬洛在她的臉頰上輕吻了一下，便走了，瑪莉坐在那露台上，呷

着茶，看着司馬洛的車子開去，不見了，後來，又看見那車子再出現在視線中，這一次却是駛往遠遠那條海邊的公路上，司馬洛的車子開得很快，幾秒鐘之後就不見了。

「很可愛的男人，是不是？」耳邊忽然有人問。瑪莉轉過頭來，看見原來是張根。

「噢。」瑪莉微笑：「我倒沒有想到，你這麼早就會出現在這裏！」

「我睡不着！」張根微笑：「司馬洛替我工作，這使我興奮。」

「要吃點早餐嗎？」瑪莉問：「反正

是你的錢付的賬！」

「很好！」張根在司馬洛坐過的位子坐下來：「我今天忽然有很好的食慾。」

那二個私家偵探是在藍石城被謀殺的，因此司馬洛首先就是到藍石城去。當他的車子到達的時候，已經是晚間。司馬洛的車子首先當然是停在那私家偵探社的大廈門口。

他下了車，相信他已經浪費了一天的時間了。即使是私家偵探社，也未必一定在晚上都辦公的。事實上，多半是已經下班關了門的了。不過，他還是姑且上去看看。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私家偵探社裏有人在着。整條走廊，其他的門口都熄了燈，就祇有這一間寫字間是仍然亮着燈。

司馬洛伸手在門上敲一敲。沒有甚麼反應。司馬洛皺起眉頭。怎麼呢？除非是寫字間裏的人在下班之前忘記了熄燈。不

過這個可能性也不大的。但爲甚麼沒有人開門。

司馬洛再敲門，仍然沒有反應。忽然他頸背上的汗毛就豎立起來。他有了一種奇怪的預感，覺得事情似乎不大對勁了。

他的手輕輕伸進衣袋裏，掏出了一條百合鎖匙。他那一條很特別的百合鎖匙，其實祇是一條彎曲的銅錢。這反而比一串一百條的各款鎖匙都更有效，如果懂得應用的話，大部份普通的鎖都可以用這條匙打開。

司馬洛把這條銅錢插進鎖內，輕輕扭一下，那鎖便開了。開得和普通鎖匙一樣快。

當門一開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走廊盡頭，通入樓梯間的那度門外忽然閃出一個人。司馬洛那犀利的眼光一瞥，就已經看出了這是一箇拿着槍的人，因此他本能地以快動作一跳，跳進了門內。那人的槍响了。

門上的那塊方型的磨砂玻璃窗噹一聲碎掉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中擊。司馬洛的槍已經拔了出來。但是他一時沒有機會還擊，因爲那人一擊不中，跟着又再一連放了好幾槍。那木門上出現了好幾個子彈洞。

司馬洛緊緊地挨在門邊，一動也不動的。那人在門外佔的地位是較有利的。他不適宜衝出去和他硬碰，所以暫時他祇好以靜制動了。

那一連串的槍聲響過了之後，周圍便又靜了下來。這整幢寫字間大廈根本已經沒有了人，在十幾層樓上的槍聲，即使樓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 紅粉金剛

(續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要金輝拿出日月山海等年青人的賣身契，金輝不肯，南宮老夫人來了，她指出廿多年前不武武林高手遭人暗算，並擄走他們的小兒女，懷疑是金輝那魔教的作爲，並示出一張證據來，此時不少年青人已認出自己身世來，使日月山海等人均歸向南宮俊一邊，幾個年青人擺了個四方連鎖劍陣，金輝在陣前又和紀寶珠鬧別扭，因他倆之間也有矛盾，而金輝把那絕對不傳給第三者的秘密武功私自傳了別人，所以寶珠即時退入後堂，而南宮俊一行人在翁長健的指點下進入後廳，金輝與寶珠帶了手下一大幫人迎了出來……

## 因責任而死

## 爲正義而生

他的那些少林同門也都憤然不平，出聲挑戰，東門雲鳳平靜地道：「少林各位朋友請冷靜一下，既然各位推許老身爲主，就請給老身以充分的支持，由老身來調度應付，不要自亂章法。」

尚達仁聽得滿臉飛紅，十分慚愧地說道：「是，老夫人，再晚太失禮了，請老夫人原諒。」

東門雲鳳一笑道：「尚英雄言重，不過對方就是想利用機會造成混亂，我們可不上他的當。」

尚達仁躬身道：「是，少林門下聽候老夫人調度。」

東門雲鳳笑笑道：「金教主，老身現在再申一遍，中原武林同道的志願爲息事寧人計，希望彼此不傷和氣，各位退回西去。」

金輝道：「敝教爲了東來立足，已經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籌措預備，好不容易現

在時機已經成熟，老夫人要我們放棄一切，再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東門雲鳳道：「是的，因爲中土不適貴教的发展。」

金輝道：「那只是老夫人的說法，金某却不以爲然，敝教能由二十三十個人，發展到今天有幾百位好手，都成爲敝教的不二死士，敝人以爲大有可爲。」

東門雲鳳嘆了一口氣道：「金教主，你這樣想會後悔的，東方不是魔教的樂土，我中華武林同道，也沒有這麼容易就受你們的蠱惑。」

金輝大笑道：「本教有一部份人也是以前中原武林頗具名望之士，他們的看法却不同。」

東門雲鳳道：「金教主能否請出一兩位來，跟老身談一談，他們何以會對貴教如此感興趣，行嗎？」

金輝道：「當然可以，秦護法，你跟

南宮老夫人談談你加入本教的動機以及始末經過吧。」

他指定的是一名中年漢子，出來後雙手一拱道：「秦日松參見老夫人。」

東門雲鳳看了翁長健一眼，得到了一個暗示後才道：「秦朋友的外號可是人稱五雲捧日刀的？」

秦日松面上微現異色，但却是相當興奮地道：「匪號不足掛齒，有辱老夫人清聽。」

「秦朋友客氣了，你雖然遠在關外，却是五雲刀門的唯一傳人，也稱得上是一門宗師。」

秦日松道：「慚愧，慚愧，再晚繼承先師之衣鉢，却未能光大門戶，有辱先人之厚望。」

金輝聽他們在寒暄，不耐煩地道：「秦護法，慢慢地再說客氣話不遲，我要你說的是加入本教的動機。」

秦日松一笑道：「是！我就說到了，五雲刀門只是個小門戶，居然會被教主看中了，在下實在受寵若驚，本待拒絕的，可是在下有幾個朋友因爲沒有答應教主的邀請都不明不白地丟了腦袋，使在下不得不謹慎從事。」

金輝臉色一變道：「秦護法，你說甚麼？」

秦日松道：「我只稱在下而不稱屬下，教主應該明白我說甚麼了，不過教主既要我說，我還是交代明白一點的好，我正在欲拒不能，猶豫之際，另一位老友司徒晃却暗中著人通知我，給我充份的支持，

於是我就帶了本門六名弟子，一起投身教中了。」

金輝叫道：「好呀，原來你是替司馬晃臥底來的。」

翁長健笑道：「金教主，司徒統領以一介江湖人，而能遠渡重洋，昇以一品指揮使之榮銜，自然是有原因的，他的功夫好，心思靈活固然是一個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交遊廣，爲友熱心，所以肯幫忙的江湖豪傑很多，對你也很盡力的，要不是他的游說，你怎麼能拉到這麼多的人，在你的網羅的這麼多人中，我估計有一半是因爲他的原故而投到魔教中的。」

金輝臉色激變，道：「我不信你的胡言亂語。」

翁長健道：「我一點也不胡說，你在暗中擴張勢力，想要擠掉司徒統領，他却毫無反應，你也該想想，他豈是如此麻木不仁的人。」

金輝的臉色一陣急變，翁長健又道：「再說你把好手集中金陵，司徒統領如果沒有相當把握，又豈敢輕率地採取行動了，以你所知他手下的那點實力，能擋得住你的反撲嗎？」

金輝傲然道：「別說司徒晃手中的那點力量，就算再把整個京師的錦衣衛都交給他率領，本座也能在片刻之間，將他們打得體無完膚！」

翁長健一笑道：「大內廠衛如果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又豈能擔當綏靖京畿的重任！」

長春子忍不住道：「翁老兒，你這話

可以唬別人，却唬不過本仙長，因爲本仙長是直接參與大內的廠衛訓練徵用的，那早先是怎麼一副德性，本仙長太清楚了，要不是本教的人參加進去撐住場面，那還能一看嗎？」

翁長健哈哈大笑道：「長春子，如果說後來你推薦的那些好手都是魔教中人，廠衛該全是你的天下了，司徒統領還敢對魔教採取行動嗎？」

長春子道：「他是非動不可，因爲他再不動，本教就要動他了，現在他雖然趁著我們離開的機會作怪，等我們携帶精銳回去，你看看他還有什麼可神氣的！」

翁長健搖頭一嘆道：「長春子，你還在迷信魔教的勢力，我再告訴你一句實話，你們網羅來的那些好手實際上都是受了司徒統領的托付，故意投身魔教的，還有一些人則是他的故人子弟，以及秘密招募的廠衛後進新血，再設法讓你們吸收進去，由你們代爲再加訓練一番，這個你可明白了！」

長春子冷笑道：「我不信，對於本教新進人員，本仙長一直都在嚴密監視及考察中，從未發現有破綻！」

翁長健道：「你自然找不出破綻，因爲代你考察的人就是司徒統領的人，你怎麼會有確實的報告呢，再說那些入也不必從事什麼活動了，當他們佔了魔教中的一半多數時，無須任何行動，只要及時表明立場身份，就可以把魔教拖垮了。」

長春子道：「你說這兒的人手有一半是司徒晃的！」

翁長健笑笑道：「國師可是不信！」

長春子道：「本仙長自然不信，而且也不會上你的當，對本教的忠心之士起疑，也許本教一時不察，讓一兩個如秦日松之流混了進來，但要說能夠滲入一半，那是本仙長絕難相信的事！」

翁長健道：「國師不相信也沒有辦法了。老朽本來可以立加證明的，只是還沒到時候，不過遲早都有機會，讓國師明白老朽不是在說空話的！」

金輝忍不住道：「還沒到時候，你要等什麼時候呢？」

翁長健笑道：「自然是等到最後關頭，大家兵刃相對，展開羣毆的時候，那時他們找機會把魔教的人一刀一個，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間，就把魔教瓦解掉！」

一番話把魔教中人，說得個個都變了顏色，假如真是這個方法，那就太厲害了。

魔教倚爲長城的這一股潛在的勢力，居然成了心腹之患，多年辛苦白費了不說，他們移居東土，在中原設立門戶的計劃也成爲泡影了！

紀寶珠忍不住道：「教主，你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的？」

金輝嘆口氣道：「寶珠，你別聽翁老兒信口開河，他是在哄人的，我們心存顧忌，不敢用那些人，其實你想想，這些人都是你精心挑選訓練，嚴加考核而甄選出來的，絕不會有問題的！」

紀寶珠說道：「那秦日松可親口承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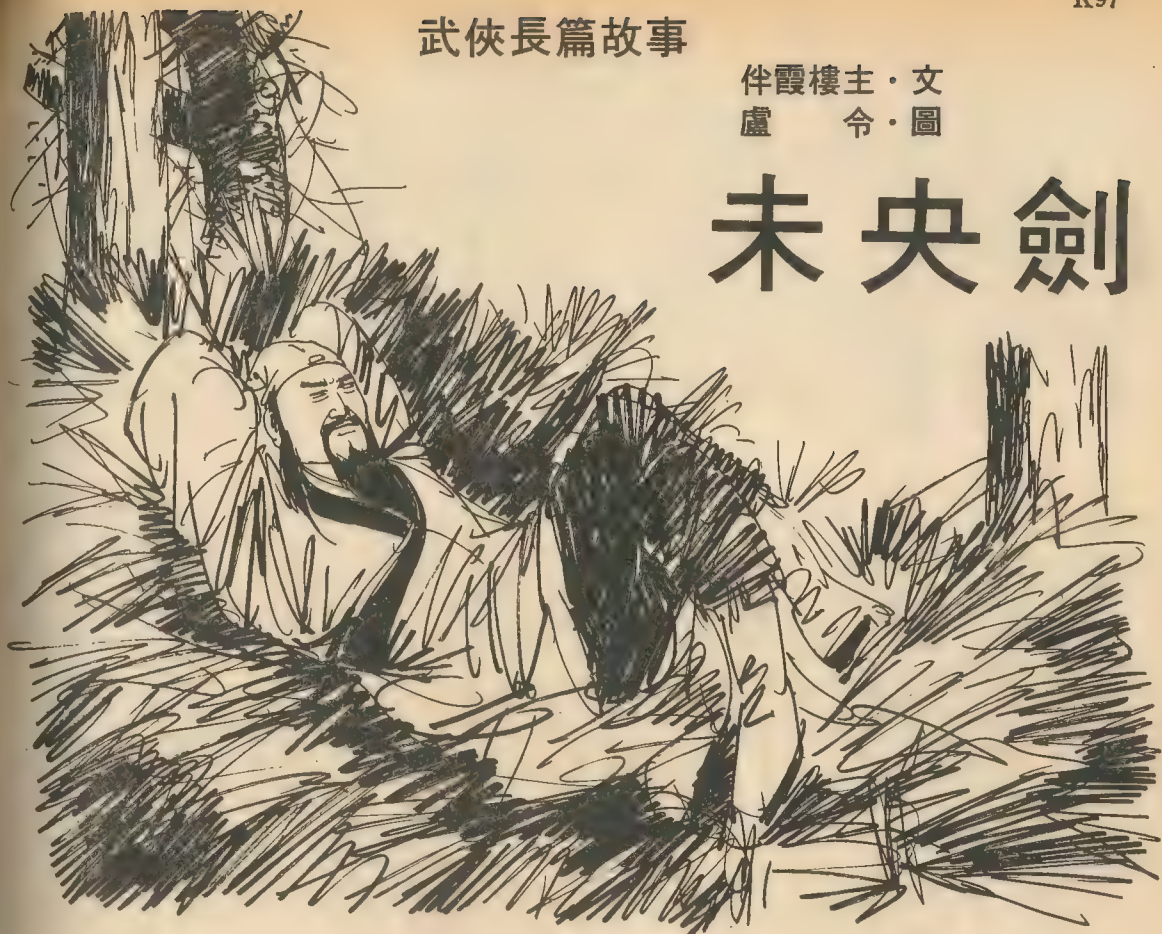




##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 未央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逸一路追尋顏如玉下落，途中遇到賊子石奇，他以為朱逸故意裝呆是真人不露相，劍術定是高不可測。後朱逸在林中遇見河朔三煞，正要和朱逸在劍上比個高下，忽然來了個少年人，口稱朱逸為師傅，並代為擊退了那賊子。朱逸雖驚愕不已，然亦樂於與那少年人結伴上京。那少年人自稱喻儒，原來乃是不告而別的顏如玉喬裝所扮。他們直奔濟南府，朱逸由於尚不懂調勻呼吸，是以走得很快吃力。因此顏如玉又教他兼練內家功夫。朱逸由於心急，把武功練好，好能保護顏如玉，因此連晚上亦出外演練劍術……

## 竹劍退羣賊

## 痴情動芳心

朱逸笑了，真奇，這書呆子倒也有笑的時候，顏如玉說道：「你笑什麼！」  
朱逸說道：「兄弟，你呶起咀來真好。」

顏如玉點了點頭，道：「我就知你是練劍去了。」  
朱逸兩眼發出光彩來，頭兒一昂，說道：「兄弟，若是那河朔三煞再撞到我手中，嘿！他翻腕割了個半圈，條遞乍抹，道：『我可再不怕他們啦。』」

顏如玉不禁皺了眉頭，絕不信他初學乍練，就能應敵。  
何況是像河朔三煞那般賊中魁首，論武功，論歷練，豈是初學者可勝的，但好在河朔三煞已傷其二，一時間不會回來，她今日趁朱逸熟睡之時，已去偵查了一遍，實是半個賊花也不見，故爾倒不願掃了朱逸的興頭。

她道：「大哥，那可恭喜你了，却是一身臭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透，先去洗個澡來，我已替你買了衣衫在此，裝銀子的通帶也替你買來了，去試試看，合不合身。」  
朱逸登時發起呆來，更呆地望著她，顏如玉道：「你這是怎麼啦！」

何況這兄弟雙眉斜飛入鬢，顏如玉却雙娥眉兒彎彎，臉蛋兒雖然有些像，鼻兒眼兒更像，但富貴人家哥兒，養尊處優，較常人嬌嫩些，豐腴些，那有何奇？  
朱逸道：「兄弟，你可真了得，昨晚夜裏，我先把顏姑娘教我的那八招劍法練了無數遍，直到得心應手，絲毫不差，了再根據兄弟你時時說過的，依照那易理的生剋演變，果然，劍招竟生出無窮的變化。」

子石奇會合，還有個蝎子甚麼的，那賊賊子毀了巢穴，自然會懷恨那……那……」  
顏如玉道：「這等事情與張公子有何關係？」  
朱逸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在路途中曾經受過驚駭，故爾才帶多人保護。」  
朱逸陡然一拍桌子，道：「是了，我記起來了，原來是他。」

顏如玉道：「你怎麼知道？」  
朱逸道：「怎麼知道？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現在，你說吧，你記起了些甚麼？」  
朱逸壓低了聲音，道：「我記得了，顏姑娘的爹，便是爲了救這張家公子，受了那惡老道的暗算，也就是這張公子，護送顏姑娘和她爹，前往秦中，這麼說，他倒不像富貴驕人的人。」說到這裏，忽然啊呀一聲，一雙眼睛睜得又大。

顏如玉道：「你啊，總是愛大驚小怪的，這又是怎麼啦？」  
朱逸道：「兄弟，不是我大驚小怪，這事兒可真不得。」他隨把前晚在那荒野破廟，所聽到的黑判官的言語說了，道：「兄弟，這可是了不得麼？那個甚麼黑判官，喪門劍古元，必然會與河朔三煞，浪」

朱逸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顏如玉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劫他的財寶，才跟蹤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豈會放過他的。」

朱逸道：「慚愧，兄弟，你待我這麼好，我要說個謝字，那可生分了，但我真該死，兄弟你貴姓也沒問過。」  
顏如玉笑道：「這有何慚愧的，倒更見咱們一見如故，相交以誠了。是則，名兒們，李四張三又有何別。」

，由遠而近，跟着馬嘶之聲入耳，兩匹馬已在店前立，那前蹄落地，已轉過馬頭來，只聽一個漢子道：「這一家看來不錯，就是這裏吧。」

朱逸道：「兄弟高見，難為你這點年紀，見識恁地不凡，更令我慚愧了，但兄弟的大名，還請賜告。」  
顏如玉眼珠一轉，說道：「我姓玉單名個如玉。」

，不聽這兩人，心下在奇怪，怎生這喻兄弟先是眉兒一揚，跟着又掉過頭去，莫非認識這兩個馬上人？却不願與他相見？  
早見搶出了兩個夥計，把來人的馬拉住，說：「兩位住店啦，有跨院，有乾淨上房。」

說出口，才慌張起來，這朱逸是呆，却非但不傻，且絕頂聰慧，這豈不是自我揭穿了行藏麼？  
不料朱逸道：「好名兒，必是口齷之喻，儒者之儒。兄弟，暫且別過，我去洗過澡來。」

只是一個漢子揚了揚馬鞭，說道：「那敢好，正是要個跨院，夥計，咱們是戶部尚書家的人，這是護送公子上京，你們可得好生伺候，一行三十餘人便到。」  
那掌櫃的聽說，早奔了出來，說：「小店可真是接得貴客了，兩位爺快請，且先待茶。」

當真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衫，他脫下了破舊的衣衫，換上了簇新的錦服，更見清逸出塵，更兼經過這近兩月來的打熬，清逸之中更增添了些英爽之氣。  
但他回到房中，却大搖其頭，直說太奢華了，坦言着慣了粗布衣衫，這一換上了華裳，頓覺渾身不帶勁了。

又忙不迭吩咐夥計快快拾掇跨院，備茶水酒菜，一聽一行人不下三十餘人，又吩咐不再接客商了，天雖未黑，已吩咐快快掌起燈來。

顏如玉笑着，也不睬他，夥計的却已來相請。  
原來他趁朱逸沐浴之時，已吩咐店家備了酒飯，兩人暢飲了兩杯，顏如玉只把酒杯沾了沾唇，朱逸也不敢多飲，一心一意，要趕快把內功劍術練成，便有瓊漿玉液在面前，也休想勸得他多飲一杯，却把那飯吃了幾大碗。

幸是他心中想，並未說出，皆因顏如玉已說道：「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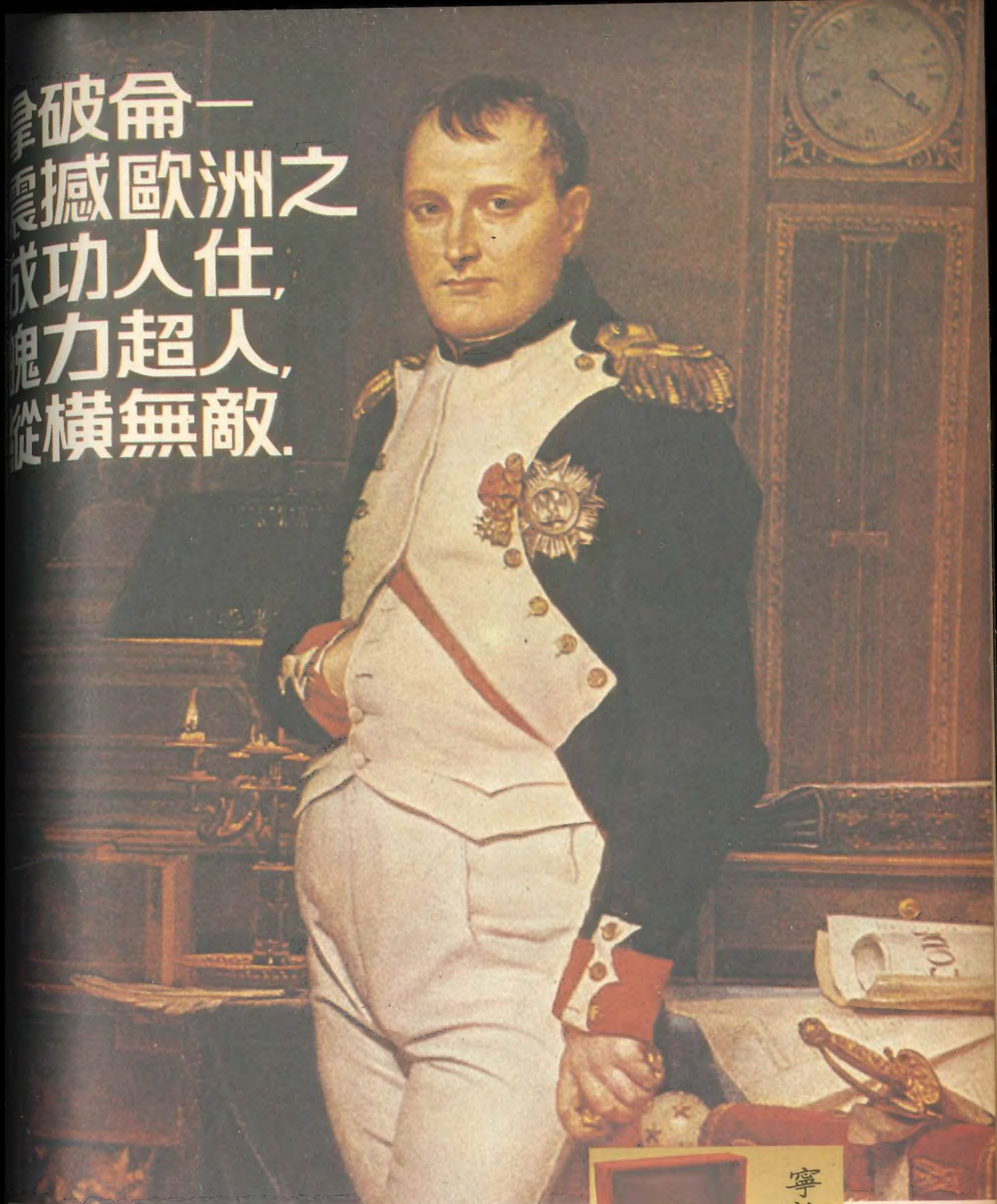








拿破侖一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從橫無敵。



1785年，在法國巴黎軍校，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繁忙緊張，不次軍旅，有真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藥，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藥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強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真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